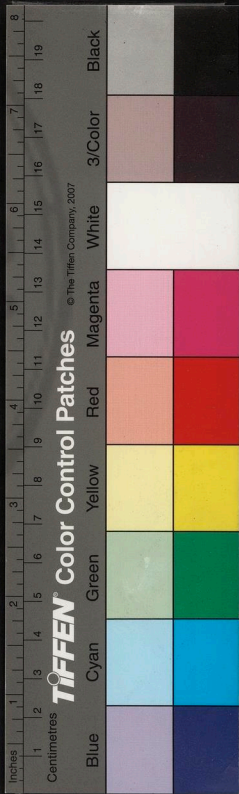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令及尺

時名制義家得其上

二愚萬先生天挺人不自少

謂不朽安在哉吾鄉

湮之若第抽章繪句云者願所

而出可歎可謨勒為不刊誰能





德化俗新安人尸之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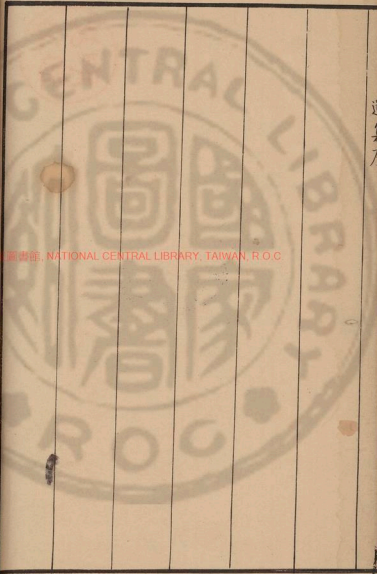
名入中臺居柱下未踰年彈劾

不避如論荒政論太宰及貳卿

救言官糾董宗伯停其存問

中涓而寘之法皆闕

朝廷大咄



遺集序



蓋人

度外生死，上莫不為。

山喬嶽不佞，茂私心仰止。舊戶

適者

令姪恒麓君共事昭武合先生

遺集若干首，鐫之以示不佞皆

臺中及謫居時稿也。盥手讀之

大都先生之文，發自正氣，無論

封事即凡序記之屬，皆因事直

書有規無諛，其詩抒自胸臆。

往有佳致，一亦謂也。

若先生



見先生

先生之可不故存也

當庚寅九月朔日之疏業自抄
棄名位矣豈直遺名位且遺此
七尺身矣尚復遺集之計乎哉
所遺非先生意中物而不遺先

生所遺則恒麓君之克世其家
者也蓋君之性學公誠正大如
先生故知先生所為真不朽者
有在不佞亦深嘉萬氏世有月
人不辭

云



二愚先生遺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奏大臣互黨誤 國欺君致遺虜患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決意征勦以保治安疏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乞溥

聖澤以安

惡官

萬厓

府推官

首拜書

日一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劍州

記臺

記元日召對

出都記事

邊議十辯

闢和議封事記

罪閹宦封事記

議存問封事記

公舉錯封事記

議蠲免封事記

朝房記事

入都記事

陳守戎去思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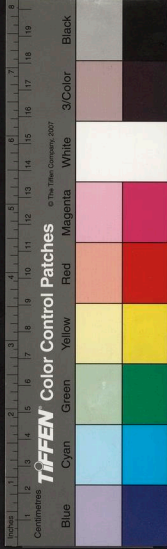
范希暘公祖遺愛祠碑記

記

卷之二

橫闈

映



劍州

劍州大

脩重陽亭記

劍州忠義祠堂碑記

卷之三

序

劍州諭民約序

重脩劍州志書序

重脩劍州志書後序 代郡守楊公作

送童醇菴師正榮遷烏撒衛教授序

又贈童醇菴遷烏撒衛教授序 代郡守楊公作

送林廷贊出守惠州序

壽嫂氏閔太孺人八十序

送張可菴父母考績序

賀李洞南年文考績序

送時湖亭學博

贈丁

瑞全



韻

中秋

七言古

五言古

詩

卷之六

讀熊孝子傳

永哀錄題辭

書二烈遺事

雜著

卷之五

姪婦嚴氏行狀

姪女會貞行狀

亡妻江孺人行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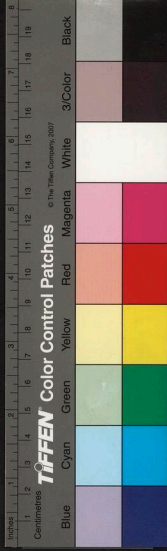
先府君行畧

太母行畧

狀

卷之四

國立國史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夜燕

飛來

贈仁邑文學榜

贈隱士

五言律

以言事謫劍出京別諸友

宿永靈寺

同盛若華年文夜坐二首

別吉州陳爲霖二首

贈姚洞陽二首

贈外郎轉考

別陳惟直二首

淮安同蔡儒施全上人泛西湖步金牛墩二首

贈翠巖上人

浮玉別香林上人

浮玉新秋

贈畫七

贈太



七言律

出天姥

浸星池二首

招雲洞二首

起雷壑二首

湧金屏二首

馭風臺二首

卧龍泉二首

蟠豸塢二首

望月坪二首

逢僊徑二首

五言絕

晚

野望

見燕

宿太平山二首

舟中

十八

曉望

郭望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贈金

登金山

贈劍邑文學能茂

贈藥賈人同舟西歸

登吳山一首

過富春臺

謁伍子胥廟和前韻二首

謁岳武穆廟和二泉先生韻

憶丁右武年丈

淮安失水

高郵道中

五月五日病寓招隱庵

寓招隱庵

贈王相士

四川考試中秋夕作

登重陽亭

入劍門

登劍



十月二

宿峽江

舟泊泰和

宿惶恐灘

登江樓

七夕朱汝虞明府觀兵海上有詩見懷依韻

奉贈

遊金山寺

母氏花園

七言絕

題梅贈侄思文上春官

贈侄思文之任建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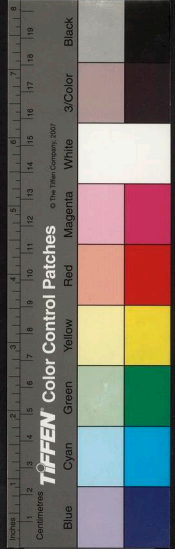
失水口號

過金扁担

過玉山是日立春

過泰和見二漁舟見卷之二

遊通天山



遺錄
卷一
忘况臣蒙

聖恩拔置西臺即拍頂踵

陛下裁察竊惟曩時俺箇悔禍內附

時懼以為有宋金繒之漸也而當事諸臣

崇古等唯諾恐後自俺箇通路西番駕言迎佛

臣是時懼以為有宋西夏之漸也而當事諸臣

若侯東萊等唯諾恐後自捨箇建寺請額意圖

住牧臣是時懼以為有宋金人淪盟之漸也而

當事諸臣若郜光先等唯諾恐後此豈智不足

哉蓋全軀保妻子之念重而不能為

國遠謀徒旦夕幸免取效目前故釀禍至今不可

收拾耳然猶幸其發之蚤也昔晁錯策七國曰

削固反不削亦反削則變疾而禍小不削則變

遲而禍大今黠虜之勢何以異此乃縱寇養禍

不為征勦之計果何以故也昔有宋嘗

恣之時張韓劉岳戮力勤王

掌而秦檜力主和議

至今忠憤之士



明明天朝復有如祗

夫大學士申時行所言

皇上之眷顧不爲不厚受

皇上之付托不爲不重日西事嚴急正

主憂臣辱之時必期滅此而後朝食以慰

皇上西顧之懷可也至前月召對時

上問虜酋侵犯則委之爲擒番無意內犯不知臨鞏

二府果番地乎抑漢地乎及

皇上折之以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

祖宗開拓的封疆其奸難掩矣

上切責督撫則委之爲武臣之信地文臣無與不知

我

朝經畧西事如劉天和余子俊等果文臣乎抑武

臣乎及

皇上折之以古時文臣如杜預諸葛亮都能

功其奸難掩矣

上意選謀勇將才曾經戰陣考

遼左廣南何歲不戰果



皇上折之以重賞之下必有

上稱款貢乃

皇考聖斷則乘機逢迎欲入和說輒對通

保全生靈何止百萬不知去歲西寧之財虜

之據泉保全乎抑未保全乎及

皇上折之以款貢不可久恃若專務媚虜使心驕意

大豈有厭足之時其奸難掩矣是

皇上之意在戰公論亦在戰而時行之意獨不在於
戰

皇上之意在絕和公論亦在絕和而時行之意獨不

在於絕和彼非不知和之爲害戰之不可已自

款貢以來巧媚之縉紳庸鶩之介冑皆以邊方

爲捷徑旣無戰爭之險又有異數之恩陞轉賞

賚倍於內地日浚甲士之衣糧以媚時行歲十

數萬計無事則爲之援引有事則代其後獲試

舉臣之所知者如王國勳送銀三千兩

總兵董一元送銀五千兩又轉上

春激變軍事送銀三千兩



納級送銀五千兩又代其造

一富室也送銀萬兩則擢錦衣美

富室也送銀萬兩則投爲門客包領工部錢

史繼書受張懋脩之寄頓事情發露則送大宅

一所至今居寓許守謙轉陞兵部則送銀三千

兩復賄吳時來相囑其索書者與家人囑打于

石駙馬街至如大僕寺寺丞吳之相其內親也

則連屋而居交通賄賂吏部假官假印事發送

銀五千兩與之輕罪後說事者分錢不平其婦

人伸寃朝房時行報顏令之去邊臣邊將多與

吳之相往來宋九其家人也則出入禁地日伺

皇上起居傳言外庭以彰

皇上之過而都城內外廣廈深宮娼優群列終日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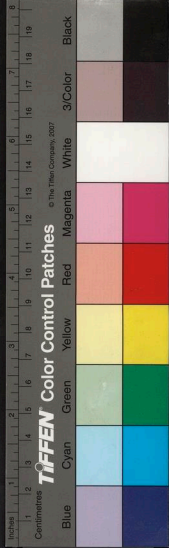
歌肆然無忌邊臣邊將多出宋九之門若李迎

恩送銀四千兩謀陞掛印則旬日內也鄧子龍

送銀三千兩謀爭功賞則旬月內也數十年

與邊方皆深交視邊方皆外府使

怯者退勇者進敗者罰勝者



獲厚賂又何從酬厚賂乎語曰

臣不怕死何憂天下不太平臣以

死由文臣之愛錢致之也夫以時行欺悞

國家受害已不淺矣而又呼朋引類盤據中外兵

部尚書王一鶚亦時行之私人也虜酋入犯已

經數月未見何處請兵何處請餉惟覆疏極贊

梅友松反覆周詳長慮却顧事勢至此謂之長

慮可乎謂之却顧可乎又曰納款原非和議主

款原非失策彼諱言和而言款夫和安可諱乎

主款者至殘城堡入內地矣而謂之非失策可

乎且張學顏之險鄙狼藉孰不知之然與一鶚

爲姻親援爲總督茲何時也而復爲私情計乎

若非時行爲之主張必不敢朋奸至此也總督

梅友松亦時行之故知也虜酋入犯傷殘已極

未見作何堵截作何驅逐乃前疏稱虜王叩頭

謝

恩西去矣及至圍臨洮至圍鞏昌果謝

恩西去乎後疏盛稱戰功矣其景古

奏疏



則戰功安在乎且虜酋入犯西

貢市爲解此何時也而復爲此推

時行爲之主張亦不敢朋奸至此也撫臣李廷儀延賊入關未聞一報至今代爲悔罪之說稱其俛首受罰大而牛馬微而布帕估銀共二千七百兩夫虜酋之衆大舉入寇殺殞將領數員軍民萬餘生畜財物不計其數而僅以小物爲罰復欲照舊市賞彼刀劍未寒我金帛隨益如國法何如神人共憤何廷儀之心死矣罪通於天矣若非時行爲之內主安敢爲此言乎

陛下謂將才用之不善雖關張無能爲以時行在事

安所得關張也

陛下謂督撫受

朝廷委托平日所幹何事以時行平日貪玩安望督撫之得人也

陛下念邊備廢弛軍伍錢糧缺乏以時行弁髦

國事安望軍伍錢糧之充實也再據

部科臣指授方畧不知是何謀



有所授是閣部科臣之悞

陛下也如無所授是督撫之欺

陛下也閣部科臣之言彼將無以自解矣再據甲行對稱堅壁清野爲萬全之策不知壁能堅否野能清否劉承嗣全軍覆歿是衝壁而入也臨輦搶掠一空是殺人盈野也堅壁清野之言彼將何以自解矣夫宰相者受機密之重寄操軍國之大權即將才兵食贊畫當先一至有急動曰無將無兵無食壁之臨渴而掘泉渴未易解矣

已病而求艾病未易療矣其十餘年處心積慮果用之何所乎是時行者無一事不欺

君而於邊事尤欺之甚無一事不悞

國而於邊事尤悞之至所宜亟罷者也抑臣尤有

獻焉昔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而

竟以滅吳成霸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

不可而竟以滅楚稱帝今督撫圖爲苟且之計

皆以獻罪爲請適中科臣侯先春之

悔罪誠否尚不可知縱實有之



之誓不與此賊俱生也豈可計

又觀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出蓋先是董份存問之請時行旣以風旨令

臣而虜酋逆命之辜時行復以和議阻

陛下是禮樂征伐之權不出自

朝廷而出自時行矣彼春秋戒無將無將者人臣之

大惡而王法所不赦也時行縱不爲

國謀獨不爲身謀乎保

國保身無一而可矣伏乞

皇上無忘卧薪之志無懷處堂之安特簡不二心之

臣熊羆之士朝夕計議決意征勦以振

國威以保境土則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未甚也及陳與郊驟躡縱曰原酌年勞力但前
此與郊自疏曰魏每相見極口同心此普天下
之所共見何怪紛紛然以私相議耶是用之者
未當也張一元先年以治行卓茂取補銓部此
朝紳之所共仰也偶點檢未及誤升臺官非
過矣即將創其將來罰俸數月已足示
而出何罪愆而可以罹此乎至如請
多年職掌無悞然亦隨一元等
無過者又因有過者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猶未甚也及王麟趾

謬但前此楊魏宣言曰王麟

東人此十三道之所面聞何怪

議耶是錯之者未當也伏乞

皇上慎重名器用一人必不得已而始用凡小九

員缺仍令六部會推而後免冒濫之議愛惜人

才去一人必不得已而始去凡諸臣一二小過

併賜優容而後無遺佚之嘆如是則君子進而

小人退政務舉而至治成雖比美于唐虞無難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臣竊惟



帝王之治莫大於舉錯二端即唐虞之時號稱至治

而其先務不過舉十六相罪四凶而已曩令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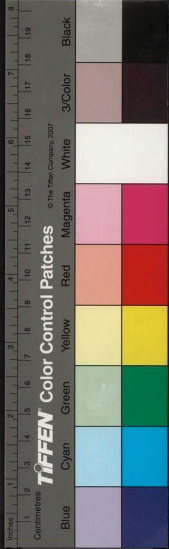
工驩兜與諸賢並立於朝禹益臯夔與諸凶並

逐于野雖堯舜不治何也用非其人不能不足

以示勸而朝政濁亂國是紛淆禍由茲長也昔

非其人不惟不足以示懲而善類喪氣

體治由茲替矣昔孟子論進賢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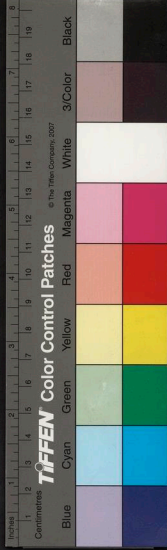
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也退不肖

于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也其慎如此

近日二三舉錯有不協衆心者敢披瀝上陳惟
皇上試垂聽焉唐鶴徵先年以行檢卑污考察降調
此朝紳所不耻也乃頰首權貴得轉尚寶已逾
分矣即能淬勵自新需之歲月亦未爲晚常少
之升何德望而可以當此乎又而李楨起廢多
年久應敘擢然必待鶴徵旣升而後推焉是賢
者反因不賢者而藉其榮也其何以示勸然猶

矣惟

陛下裁察



乞漙

聖澤以安民生疏

臣竊惟江南直隸淞江西湖廣皆

國家財賦重地今歲疫癘通行民死幾半加之赤地千里野無青草啼饑餓孽滿於道路撫臣按

臣具疏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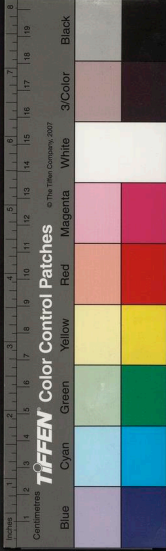
聞淞直二處蒙發帑金折本色遺科臣分置

澤交流歡聲雷動黃童白叟願頌日

恩德莫不舉手加額欣欣相喜

奏疏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異於浙直也乃竟遣

詔旨之外寧免向隅之悲耶發帑之舉或

即今科臣楊文舉具疏題

請停蠲復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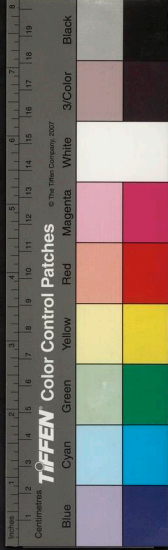
聖恩批發該部議覆夫江西湖廣既不蒙發帑之惠而停蠲之典倘又不獲併及是同一

朝廷版圖同一

朝廷赤子同一疫癘旱荒而一飽一饑一蠲一徵非所以溥

聖澤而擴同仁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併議停蠲則枵腹者有更生之路望而待哺者無不均之嘆矣且江西湖廣二省連年水旱邑里蕭條縱值稔歲催徵尚難若以朝不謀夕之時而爲錢糧之計即嚴刑酷法惟忍饑受痛待斃而已何益於催徵之數耶論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倘不期安集計迫無聊致稱戈搶攘如劉處口濟貧雖勦撫有道亦非



奏疏

國家和平之福况軍興諸費不下

擊時艱不勝激切惟

陛下留意焉

惡宦久干清議乞慎

典禮以杜冒濫以息民殃疏

臣於本月初八日接得朝報見浙江巡按蔡系
周一本爲考禮經遵會典請脩養老之政爲原
任尚書董份請存問也臣不勝駭愕之甚夫養
老之政古人誠重之矣三老五更事於太學
天子親爲之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漿而饋執
酌此非爲其期頤耄耄年之多歷也非
眉隆肩狀之豐厚也非爲其立



榮也蓋三老者所以參三才

五常在王國則爲帝師在天下則爲

之者不爲屈受之者不爲倨其餘以年稱

過詔有司賜之粟帛已耳天子未嘗親有

誠慎之也彼董份者視三老五更果其人耶當

嚴嵩用事時曲意阿承結爲心腹不數歲而典

秩宗隼踞于墉狐附于城處非其所矣且日夕

與嚴世蕃陸炳董梅奕飲酒歌舞滿前甘受噓

侮恬不爲怪官常掃地是謂有廉恥耶吳鵬任

冢宰其女已許聘于張文學賄托世蕃爲媒

其吮而奪之張文學含羞抱忿死矣狎比弄兒

楊秀何故而斃於杖焉豈不寃哉頃被論奪官

縱肆益甚田連三郡供張過於王侯甲第上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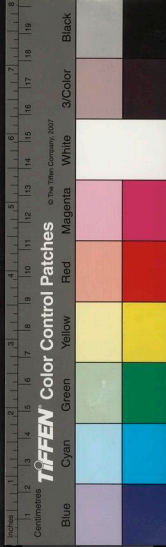
青雲隱隱若阿房宮也特未戴黃屋耳每出則

畫船樓櫓動以百計從者數千人沈自邠父

常從大夫之後未遑趨避而衷甲之士奮

起幾不獲生還馬珠王金寶之藏何啻

內帑不能與之比埒輿臺斯隸



奏疏
三考員役近年以來紛紛

盛羽翼日衆寔繁有徒也田地相連者

有之價值十不得一怨聲嗷嗷曾經

訪察長惡不悛終能如彼何哉日且內憑子

之貴顯外倚姻婭之寵靈莅其土者承順而不

敢問震于鄰者忍怒而不敢言即治以漢法如

郭解劇孟之誅誠不爲過如此典一加是虎而

翼猴而冠必益兼人田地益奪人妻女耽耽逐

逐長此安窮無已又將爲祭葬張本矣無已又

將爲廢謚張本矣縱百歲姤彌甚耳寧不羞

朝廷辱士大夫耶且其衣冠已褫猶然罪人也今日

之存問果存問尚書乎抑存問罪人乎進盜蹠

於虞奚躋曹瞞於衛武臣不知其可也况賞僭

則福及淫人刑濫則罰及善人僭則傷陽濫則

傷陰連年災沴頻仍皆僭濫所致故耳伏乞

陛下慎重典禮吊查昔年叅疏併稽舉

朝公論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該部停止存問庶大典益彰

奏疏



勅下法司將布朝用等提究如律

諭各監內臣無多畜家奴無多聚

事則彼得以享安靜和平之福而人

草菅矣

邊議十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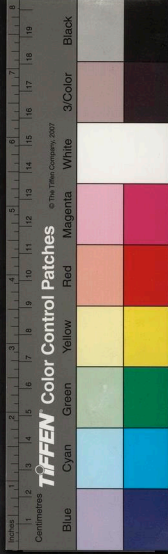
欽不肖至愚極陋無所底止獨一念愛

君憂

國戀戀不忘近北虜叛盟直犯中原此所謂四郊
多壘士夫之耻也忠憤之士孰不願荷戈以先
士卒死而主計者猶然泥和甘貽宋禍蓋不
不懷杞人之憂而流賈生之涕矣謹

辯以抒愚悃惟垂聽而裁擇焉

犯惟和可解耳如欲議戰



幾能戰之兵有幾餉將安給乎

是持空譚而備武事也昧于幾矣

然夫今年不可戰明年獨可戰乎明

以後獨可戰乎天之生才代不乏人姑以近事

論如倭夷一入寇卽有李遂胡宗憲劉顯戚繼

光等蕩平殲滅使無遺種邊兵不足兩浙兩廣

獨不可調乎關洛燕趙素多驍勇獨不可募乎

兵餉弓馬器械不足太僕馬價獨不可請乎如

曰今歲不可戰明歲又曰不可戰則將抱頭縮

手以待戮而已誠不知其可也議者曰非謂以

和終也將藉之以脩戰也今且與虜羈縻我得

休力於內備亡羊補牢亦未爲晚所謂失之東

隅収之桑榆者也愚竊以爲不然自市賞之初

至今廿年何嘗不曰藉以脩戰今旣一無所持

矣安所藉以脩戰也如曰復踵舊弊則邊事一

廢一日終無可脩之期矣譬之儒生

不踴躍平居閒暇卽勤敏者未免

戰之說是無日不臨場之謂也



是三年一大比之謂也况和議

冀其無虞乎將士益偷惰將不可

曰主戰則邊費增主和則邊費省與

省獨不爲國儲計耶愚竊以爲不然夫主戰

不免增費然所費者以中國之財養中國之軍

也彼此貿易流布內地今以二百餘萬賞虜以

一百五十萬贍邊軍而每軍月糧七錢內扣三

錢市馬其四錢旗甲總領以爲各色支費部酋

入內地則各堡取辦供應甚且將領爲奸利焉

邊軍毫無有也日逐部酋虜多人乞賞布不足

則乞銀乞帕則二百餘萬之外所以填虜者又

不知其幾矣夫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卽一年二

百餘萬十年則二千餘萬也市賞日久則虜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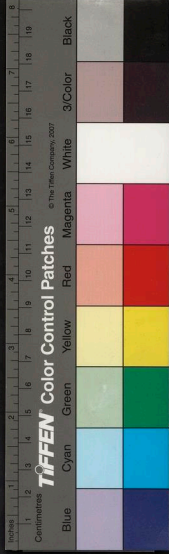
日富而中國日愈貧不至于匱竭不止山林不

足以供野火滄海不足以實漏卮一入虜庭不

可復返縱虜人不渝盟亦自斃之術

救飢其不可繼也明矣比于國儲

乎議者曰主戰則士馬損傷主



與其損傷也寧保全獨不爲

爲不然夫主戰誠不免於損傷士
之後我兢兢守約虜數數渝誓戕我

子女何歲不有初年尚聽罰服輸以一二牛
今犂犂不願邊民暗自忍痛而已卽貴育縛手
烏獲弛力是彼爲刀俎我爲魚肉也其將奈之
何惟和議旣絕則彼得以侵我我亦得以侵彼
強弱勝負豈盡在虜人下哉况我有損傷彼亦
有損傷倘一被大劊又未必不嚙指相戒懼再

犯也此與保全生靈孰得而孰失乎議者曰虜
強也我弱也強弱不相較安得而不和也愚竊
以爲不然夫虜固強矣而沿邊軍民風氣習尚
相近也筋骨射藝相若也惟我以耕種爲生彼
以逐獵爲生耳今我無日不息戰則無日不弱
倘我無日不戰則無日不練無日不練則無日
不強况彼之所謂強者以其能聚而
邊則散而弱矣彼之所謂強者以
也吾坐守則休而弱矣誠使



聚彼能攻而我亦能攻倘出

搗一巢焉又數日而搗一巢焉燒

使之歲無寧日處無寧居彼安得而

李靖出塞而突利空庭允文鼓戰而金師敗北

制勝在人惟所用之耳而我未必弱也議者曰

邊釁不可開也釁既開則邊民無安枕之期矣

盍若和之便愚竊以爲不然夫蠻夷猾夏雖唐

虞之世不能保其必無况後世乎彼胡人凶戾

刺害殺伐其常情也非部洛相仇則搶掠內地

耳譬之蝮蝎終日而不螫則齒噬草木以致其

毒譬之犬然非其主則羣然而嚎之衆相聚則

相嚙故從古謂之犬羊未有不爲中國害者戰

固釁不戰亦釁况虜酋悖叛釁自彼開矣將增

金帛以悅之乎抑任其戮辱若屠牛宰豕而不

之拒耶故衛霍登壇而呼韓稽顙張湯獲醜而

西域寢兵勝筭在我惟欲得其機耳

開釁也議者曰市賞之許王崇古案

先帝所允可輕變易乎愚竊以爲



先帝許其市賞者嘉其順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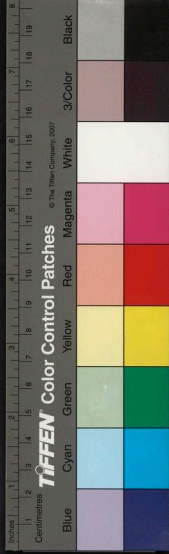
順服乎况

世宗朝馬市旋開旋寢令甲禁開者罪至

世宗皇帝猶臨御則崇古等之首懸之藁竿矣又如
成祖文皇帝三犁漢庭其威何震而其猷何壯也豈
專事撫乎此皆

宗祖故事具在憲典故順服則撫之跳梁則誅之曩
令三衛陽順陰逆如今日當有犁庭之舉矣况
捨奠已明叛乎此與

先帝原不相悖苟不論其事勢之順逆而槩謂成法
不可變易是膠柱而鼓瑟刻舟求劍謬之甚者
也議者曰世多以宋自愚之說爲比而不知彼
出關奉虜此開關歎虜彼稱兄弟此稱臣妾古
今強弱之勢原自不同但得悔罪聽罰服尋盟
可也愚竊以爲不然夫所謂賞曰者未叛之前
尚可言也今旣叛矣况已稱臣矣臣可
能加誅然且不可寧復從而賞之乎
也奉虜與歎虜兄弟與臣妾皆



計者正藉此以爲口實幸存一庖

不爲亡宋之續耶當此時而猶艷声

是畫餅不可以食芻餉不可以守悖之方去

議者曰邊事重大無務張皇以搖人心惟持鎮
定以處之則事可辦愚竊以爲不然夫所謂鎮
定者吾事事有備可恃以無恐耳今百無一有
猶曰鎮定將空拳以折之乎抑賦詩以退之也
萬一虜謀叵測據臨鞏則關中危向伊洛則汴
京危窺清源則都城危直搗長驅如履無人之

境熙河之事可爲監戒是故空持鎮定之說者

非也議者曰虜酋搶掠固常態耳自古及今要

亦不能免者惟置之度外治以不治可也此何

足以較曲直也愚竊以爲不然蓋未議市賞則

搶掠可常不較可也既議市賞則搶掠不可常

不較不可也不搶掠則市賞可行也既搶掠則

市賞不可行也若朝而款塞暮而斬關毛言

之外又加一市賞藉兵於寇而齎毛言

人能辯之曾謂工於謀國者而乃



住牧捏工莽刺二川侵奪我土地

不止搶掠而已是故謂搶掠不足

也凡此十者固上之所以定計持議而丁之

以聚論游談上守之以爲至謀下非之以爲禍

本居今之世舍絕和決戰無可爲矣愚又詳考

前臣市賞初議止謂弭患目前遠不過數歲若

以其弭患於目前遠不過數歲之謨以其慮患

於數歲者而樹萬年之策使前臣復起必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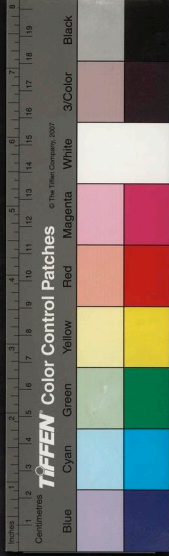
此而何泥之甚耶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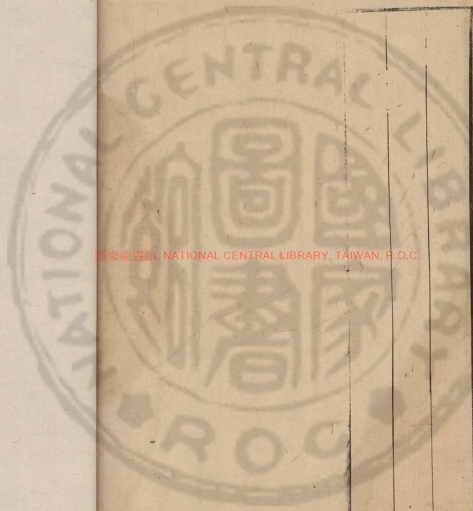
和議之利害前事已可見矣然而不師者是忘

前事也又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縱人且猶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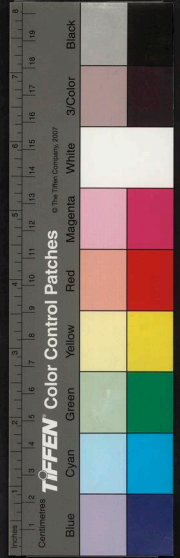
之懷社稷之憂者慎勿聽諸人誤爲牛後而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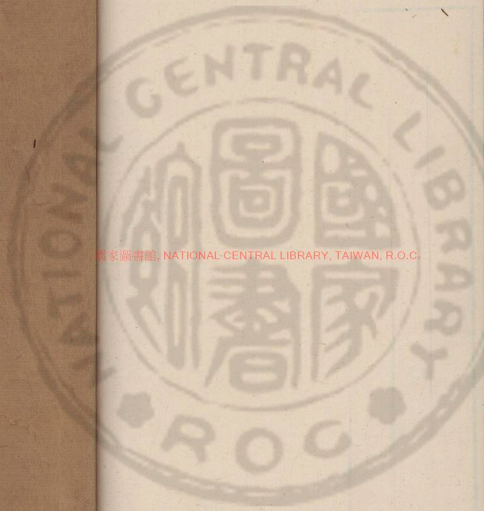
蘇秦所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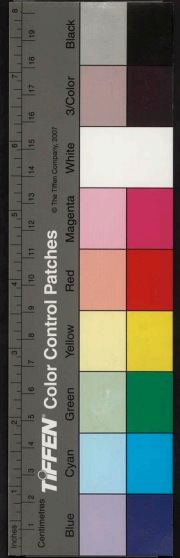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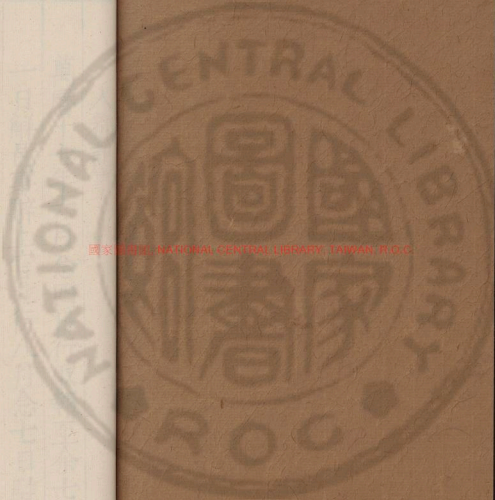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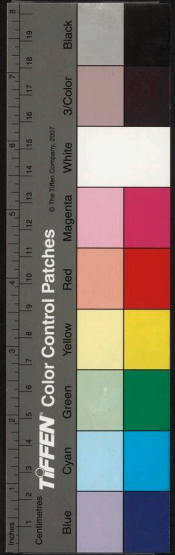


之校定本也之天友曰何謂
早語余曰字屏命才僅能他得力
友謂余曰若知時事乎余曰知之友曰世
人宋九同是相濟公者雖明貴之被亂有一
效論不吐其長特博志或外則張也政府家
之外華原高特同取者九後行上廟太平院長
一

346493 v.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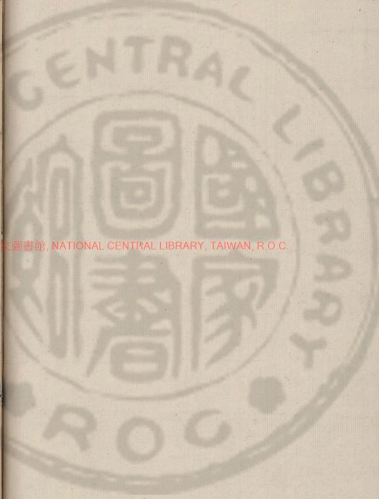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入都記事

萬曆十七年六月念四日行取報至余七月初
一日解邑事辭上官北行八月念七日駐都城
之外華嚴庵時同取者先後皆至適太宰院長
被論不出吏長科陳君與郊納賂張甚政府家
人宋九同惡相濟公論雖明賢否敝亂有一密
友謂余曰君知時事乎余曰知之友曰知之
早苗余曰榮辱命耳儘饒他智力
之授官余知之矣友曰何謂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多以夢占如夢不爽則爲夢

一晚夢人贈一旂帳摺成一方其

等視之有一黃鹿綉其上及覺則自解F唐

得祿義也且獸類其形似豸此必爲御史無疑
矣即不然吾守吾玄不失吾故步惟其所命焉
此友每寓東則稱余爲草玄生外事畧不聞也
直至十月廿三日始選考是日余交考最先未
啓門鑰候坐于廊房少頃帶川段年兄涂年兄
蘿陽程年兄相續至有餽以飯者坐閒相計議

謂今年江右取十餘人不識入選幾何余曰必
不敢多望多則三人少則二人未幾報段年兄
南部涂年兄同知程蘿陽南部余未報程年兄
謂必誤傳也即當事者抑江西當不至此余曰
此信當不妄傳好者未必然傳歹者多是也次
日見報果然余選御史矣自是紛紛議
抑江西甚且議諸公多以倖途惟指余一
御史也始信事皆前定竟所夢入之以倖
亦多用此機關耳



郊所使後疏寔出其手也時戶長

和

戶科萬君自約史君孟麟疏連上語侵

未幾則比部主政吳君正志竟叅陳與李牟

語剴切顧陳爲相府太倉王君所厚睨門生甚

恚吳授旨於臺臣將甘心焉吳疏下

上旨切責甚究主使者厥明長道者赫君瀛黃君鍾

董君子行林君祖述各草疏會叅吳主政集十

三道於朝房幾七十餘人時赫君掌道事知余

意不協盛氣相加余前而問故瀛曰今日之會

叅爲衙門體面也問爲何體面瀛曰吳主政疏

稱林道長保留大臣此公舉耳余答以保留者

自保留不保留者自不保留余不敢附名瀛曰

渠謂林道長上言大臣德政余答以上言者自

上言不上言者自不上言余亦不敢附名瀛曰

林道長之疏爲院長也建白公疏諸公皆與名

余答以原未盡知不知所題何事瀛曰舊

伊

盡知余答以舊例既不盡

口川

瀛曰汝既不與名吾嘗



上恐有議論瀛曰非

以戴豸冠穿豸服今日供

官非大奸惡平時同鄉周懷魯年兄長令

峻抗從中緩頰謂再可商量且緩馿之辨折移
日自朝至晷矣赫董諸君亦自折謂今日且暮
疏亦無及俟以異日時政府院長遣人伺于門
外不時傳報知余意抗壯懼後來者吳王政得
免杖從薄譴矣故事掌道者有所舉十三道唯
唯聽命不暇余爲首難衆相顧駭愕

議蠲免封事記

江南浙直江西湖廣連年饑荒已丑旱更甚疫
癘遍行民死者相望於道時長洲秉政三相公
皆吳人省臣請發內帑爲吳浙請

命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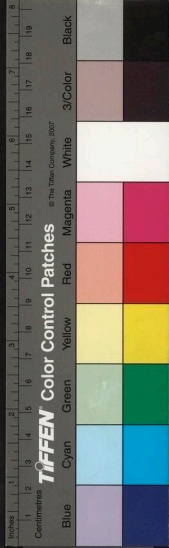
旨余同彭君國光復以江西湖廣請僅得存留稍減

萬之一民實未沾也余方行取抵京

庚

命於郊關外心耿耿焉及入

上詰曰調大司農問可否



枉顧許以蠲疏覆乃遲

者政府皆吳人司農必承

關也嗟乎豫章士夫拙於宦海內稱駢

士夫之駸病耶可爲於邑

公舉錯封事記

元旦召對後輔臣恃寵作威福降墨勅禁言事
者時宰執私人相繼躡陸疏

上不辯是非可否輒斥去蓋挾

勅諭以令天下也此皆輔臣與太宰計耳余以公舉

錯服人心疏

上明指其未當者侵諸公甚人爲余危

辱數耳生死寄耳及

旨下得姑且不究聲動都城



瞻矣

議存問封事記

原任禮部尚書董君份爲政府申公親家且

世宗時典壬戌試事申公與次相王公錫爵皆出其門年八十矣本省撫按以存問疏

請蓋申與王之風旨也疏

上京師多煩言然莫敢發其事者余嘗讀書吳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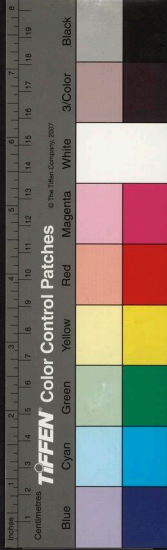
中得庶其不法狀援筆草疏頃刻而成疏

外藉姻婭之寵靈及賞罰

等語

上故事內閣送揭帖復旦

奏疏



立朝固未善然居家却

許公曰董公固難存問然

榮反辱矣疏下禮部議竟停止吳越人士

余造福于東南也

罪橫閹封事記

京都惟中閹多不法暴戾殺人類畏之莫敢問
余奉差部署北城其間盡爲大閹甲第而其不
法事最著一日乾清宮內侍毆殺平民余以故
事題知疏請得

旨惟令司禮究問而已渠固有中主也再二日

官監御馬監二閹各毆人致死余甚念之

疏上語峻烈時掌書記者

此疏上恐中貴大恚云



中貴但前疏題知者

城之內殺人而不抵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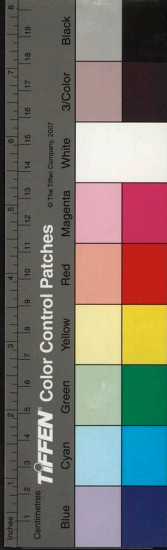
史司城哉疏上諸闕下法司竟抵罪言中

領余然余無可指摘即蹤跡余甚密無奈余何

矣

關和議封事記

萬曆十八年五六月間虜犯臨鞏之間勢甚猖
京師大恐願廿年以來主和議政府及本兵大
臣固苟且了事不過增金帛以退虜而已然每
年市賞虜酋以貳百萬養邊軍以一百五十萬
其養邊軍者大率三分之一以媚虜一以媚當
塗一以入私囊邊軍無毫有也邊報連至
梅君友松趙君可懷多不
景榮奏失事頗詳政府



和議臺省執奏章數十

鄭君洛蓋掩人耳目禁言

上早朝召閣臣議邊事

上明見萬里意在於戰閣臣徒事彌縫欲入和說公議憤憤諸言未有爲首難發其隱者至八月二十四日接邸報梅君友松以功罪疏至意圖了事也二十七日李君廷儀以開市疏至則激衆怒矣余於二十八日草疏二十九日清稿三十日覆閱數次且度其言有關於

國家大計否遲回久之竊謂余言盡行則

國家有大利余言未必盡行則

國家有小利夫以余一身而博國家之利何所憚而不爲余意決矣將暮遂覓寫本者及燃燈僕人賢二問何疏也稟稱主公之名不爲不高矣主公之威不爲不立矣前此論荒政論太宰及二卿救言官劾董宗伯停其存問擊中闕而置之法皆與政府及此不可以

威名哉爲



國事計耳力言勸阻漏下

視之謂數萬生靈刃血未

辜

神人共憤何遂以手怕案大怒曰砍吾頭

此疏必上也無阻我寧烈烈而死不泯泯而生
天明寫本徐相者至與視之相曰此疏極好但
利害大余曰余意已决汝直寫無我阻也時九
月初一日午刻進於會極門時闈人憚余甚群
然私問從者曰此疏所言何事從者對曰條陳
邊事耳故事疏上則往內閣投揭臺中候吏問

曰何不投揭余曰揭帖頗繁寫未完出朝房可
投疑遂釋蓋泰閣臣則本日不投揭故事自如
此不敢輕泄恐害成也次日午刻往內閣投揭
少頃政府申公素衣出及晡三相皆出許公遣
人招余怒甚曰申公賢相也汝誤聽人言汝過
矣汝過矣如我之才力精神大不及申公王公
稍褊急申公則何人可以當國閣事煩重
之知耳汝所指摘者從何處
如招牌然所待射焉頭



聖怒未可知萬一罪申公則傷

能救蓋嫌疑之際不容不避

同鄉汝爲我相知門生教我如何作處且汝此舉爲名節乎爲

國家乎余曰何敢爲名節惟憤憤

國事耳許曰汝爲名節也若爲

國比反悞

國事耳今一疏而參政府及本兵及邊臣政府本兵決不出矣遲悞軍事非子而何且申公在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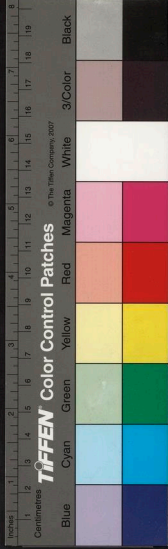
意主和余亦爭之余謂廟堂主戰邊臣尚未戰况言和乎余意亦與申公未合然申公老成余終不以其言爲非余曰門生爲

國事耳即言未當死生利害聽之

主上惟其所之敢有他辭許相國曰是也即此亦見汝涵養遂別去先是一刺余君中宇謁許相國蓋中宇與相國同鄉而余舊爲中宇之邑令中宇極言於許相國欲其保全言字

先

之言先後相同恐



奏疏
聖怒不測未免廷杖時舊邑民有言

具言於邑民邑民張皇不自安

黑羊及諸杖藥因通信於余僕者僕者慄此初二日也余每日尚視城事出入如常至初四日余謂該城吏書檢前院滿差賞格查閱仍照舊批賞諸吏書問故余曰余初一日疏上留中未下今日當下矣疏下重則杖輕則譴耳諸吏書泣數行下謂安得仁明威強如主公者安忍舍主公耶數日間都人士洵洵懼余杖無問識不識皆譁余念佛讚曰佛爺佛爺諸吏書私相語曰我顧主公真御史主公初視城事諸闈人以舊院未免房號欲難其新者無可發惟北城管理九門錢鈔日逐上本例以吏代諸闈人呵其吏不受謂須親往諸吏書謂婉言解之主公曰做言官即砍頭即戍遣此分內事余何得婉言每至會極門一揖而退未嘗與之言者闈人曰風雨不可避要來主公領與之言我輩固知其真御



下皆未刻是日

旨未下諸人益爲余危之薄暮得

旨則曰

本當重處姑念言官降一級調外任都人士歡
呼曰佛爺舊邑民喜色相告矣

出都記事

初四日薄暮得

旨幸從降謫是日已晚不及投朝單初五日鴻臚寺

報名初六日謝

恩初七日聞吏部將上除目未敢竟辭朝至初八日

有一同年遺書云初欲補蘄州填註一缺至爵

長者不可謂

欽降須補見缺也其實承風旨欲遠竄耳故

欽降者類多填註余回書云某吹火初心



倘出意外得遠戍邊疆當荷戈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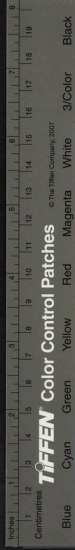
委骨沙場無望裹馬革而還也今蒙

王恩浩蕩得從薄譴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先儒有云
京師塞病三日不汗死矣詎謂萬里之外能死
人哉遂補蜀之劍州初九日上除目初十日票
擬十一日命下十二日謝

恩及謝部十四日辭

朝及辭部十五日辭堂故事臺臣言事降謫者仍以
御史禮辭堂三廳及十三道諸道長送於儀門

外東階大門內及簷一躬及門一躬其禮與送
升京者等誠重之也合京六部大堂及九卿衙
門大小百官俱下顧即文學之士武弁之流皆
願見顏色焉余槩不答拜懼人議余爲要名爲
計後且懼賈禍人已也余以直誠處友諸友皆
能諒余將行時多携盒相酌自暮達旦十六日
出都門矣北城官吏及諸役追而送之途三暮
涕焉



是日
記元日召對

上免朝賀余辰起謁同鄉二三長者忽見中使數人
馳馬長安道中問之則奉

旨宣內閣及三法司也閣臣法司入朝良久始出百
官諤諤問故時閣臣先至闕下宣入毓德宮法
司得命于闕下未入蓋先是除夕

上大飲至醉鞅鞅于常侍張鯨醉中傳
旨欲逮詔之及睡覺則忘矣顧閣臣至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檢雜評事于仁疏起端也自日前夕

色財氣四箴併疏入

上怒甚然一一中肯緊上忍之未發是日對閣臣逐

事言之疏中謂

上寵鄭貴妃意欲易太子

上自謂此固貴妃宮也因其勤勞故常在侍耳又引

太子見閣臣稱

皇上之福

上則曰此祖宗之福也閣臣請出閣讀書

上謂年幼且遲之隨謂閣臣曰張鯨近來少檢先生

爲朕數諾他一時行引領語曰臣之事君猶子

之事父子不可以不孝臣不可以不忠

上命鯨叩頭謝閣臣時閣臣復請東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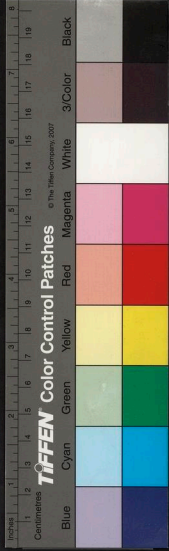
上意竟未回矣時國是淆亂政府獨樹私人太宰磨

稜部省諸臣連章屢牘閣臣欲禁諸言事者遂

以此言于

上

上曰朕爲朕心輔臣爲股肱心反肱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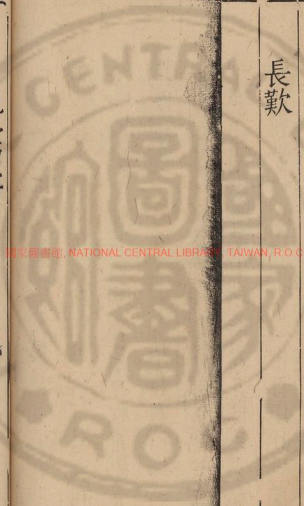


奏疏

當任怨任勞數日後降墨
不言者矣
日歸政府舉錯悖謬士大夫相見者無
長歎

記臺中事

庚寅春正月同臺錢君一本參祝君大舟朝士
紛紛以薄錢君未敢明言其非者蓋先是錢君
爲廬陵令祝君爲江右直指有人持錢君陰事
以告祝君頗蹤跡之錢君亦忿忿隨祝君以外
艱去致禮于鄉先生稍過厚亦援是充以
錢君亦蹤跡之行取入臺中首以此論
兄弟與予論可否余曰祝君
數月矣夫刺木爲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薪猶且不忍而况其

檢自當敗露能如公論何在

則未可所謂言一也出于母之口則爲

婦之口則爲妬惟所處異耳諸君槩以余言爲

然先是同入臺時錢君倡言斂分金刻同臺盍

簪錄以義起也至是余乃言曰錢祝兩君固同

臺特先後耳且舊爲屬官今以同臺叅同臺非

義也以屬官叅上官尤非義也盍簪之義是不

可以已乎諸君盡然予言余曰分金已斂矣可

各持一帖索而歸之遂於署中會帖索歸分金

遂不刻錄間有言者曰錢君此舉難當矣無乃

已甚乎余曰錢君固難而祝君關三木受笞杖

謫邊成果易當乎言者唯唯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二

記

范希暘公祖遺愛祠碑記

范公爲南昌郡五年轉省憲丞期年及其年也
諸父老遮道擁檐帷如孺子脫父母之懷依依
不能捨相從數百里外旣去則諸父老仰而思
俯而涕如孺子之慕父母心懸系
不已則相與族而謀肖

侄尚烈校刻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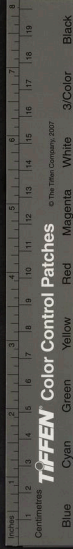


子之奉其父母愀然見

嗟是遵何德而致此哉方公

焦思計旦夕出民湯火夜繼燭而晨戴星文無
害抱牘案程督不休居有間神氣盡耗閉閣而
卧者連月蓋幾於死勤事者諸叟惶惶號呼禱
祠齋宮請以千夫代乃霍然起明歲大侵埽土
盡赤人不飽糠食啖草木百卉根節原堦一空
行旅多僵仆道間父子夫婦但鳴相吊執手訣
別逃處所公泫然曰吾爲若父母吾不能生若

何以生爲盡力籌計請於台憲監司發官庾儲
胥可支者冠帶坐塵中省視窮瘠佔不盈縮名
稱所須墾以內郊以外增灶設粥病則有藥斃
則有瘞其川原阻遠不能遺業轉餉者必躬爲
稅駕出入蓬藿波濤中廢闕同齊民緩急饑飽
勅斷一切侵冒再逾年又饑三逾年又饑公救
護我郡人也益加於初無幾微厭怠意所存活
數十萬家至如義倉之舉也可
之脩也積賂之掩也城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種植之興也繇役之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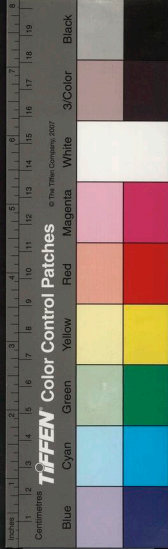
於愛人也若是去之故以坐平

平子小

其重於官而輕於去官也又若是然則諸阍之祠之也豈不宜哉雖然公之理郡也歎然以爲未足其秉憲歎以爲未盡旣以爲未足爲未盡則計其實又避其名固非有期於此也非有期於此而郡之人尸而祝之何也子思子曰至誠如神所謂如者真如也非似之也昔周公篤菲王室成王神之釐以巨鬯二卣今公以其貫金

石乎豚魚者而御郡之人郡之人亦以其金石之貫豚魚之孚者而上通乎公公之誠不異元聖而郡之人之尊之也亦鬯卣之意乎誠則聰明正直能自神也且公之精誠以郡之人爲以郡之人爲命而郡之人亦倚公爲身爲命即去郡也何嘗遺郡之人呼吸喘息猶然通焉好樂憂患猶然通焉吾郡之人爲華封之祝豈不應此非郡之神之爲乎耶

之禱當禱無不應此非公



則一一則天天則神言

在任時勸學興禮先教化下

有衆會講以迪多士宗正以軌家

其神道之教歟有善於此登公之堂見公之象
有不忻然悅者否矣有不善於此登公之堂見
公之象有不赧然愧者否矣悅則善心生愧則
不善心泯總之歸於不可知感不知其所感應
不知其所應不可知則謂之神惟神之也是爲
德之盛也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公名涑徽之休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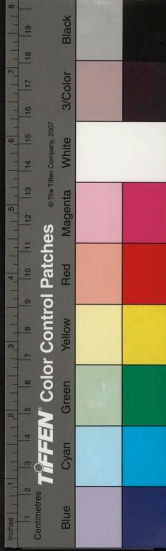
陳守戎去思碑記

昔周宣中興北伐獫狁南伐淮夷當是時吉甫
召虎匡襄其間摧險廓清光復文武之舊業奕
世載德何其盛也今成平旣久人不知兵聲容
曼飾武備漸消北苦虜南苦倭

天子拊髀而思公卿大夫游談而議思得吉甫召虎
之臣而不一槩見豈天下無才哉要亦所下

才者不豫也康郎山爲豫章阨塞乃雁下

接長江群盜出沒其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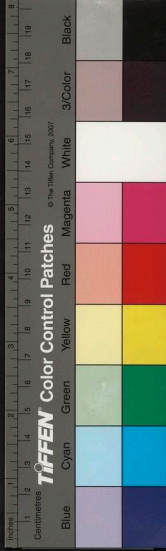
高皇帝擒偽漢戰勝攻取之序

進士高等出守是山甫下車而整音仁在

倡勇敢選精銳懲惰讐軍士無不人人一當百
戰艦風馳呼聲雷動商旅不驚士民安堵豈不
稱武夫干城哉公獨謂兵與民一也恤民乃可
以養兵今茲山民瘠兵何能獨肥康郎土薄而
穫微農不飽糠粃利番矣歲苦旱澇公獨以身
請代步禱于神惟應乃已病者設醫歿者掩骼
不啻守若令之召父杜母也與世之分別人我

秦越兵民者其尤致遠矣然有其本也吉甫爲
憲爲邦而詩人頌文武焉虎稽首而頌天子文
德洽矣公固將家種而明經脩行歷試文武二
科居常緩帶輕裘不離寒素而猶刻意清約有
儒將風焉夫介冑士類推魯少文而難于廉如
絳灌諸人可睹也公介石操行而偕于大
遵往昔振武宣猷皆其餘耳不亦比志召
甫云乎哉頃才名炳著

天子爲公推轂郎陽行有期書



鞅留公而不可得乃属于

重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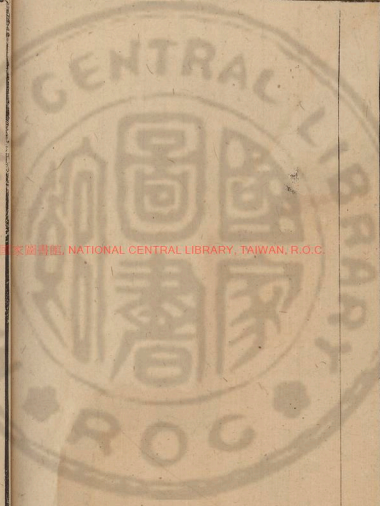
曰公忠勇冠世終當勒功燕然標
甫虎詩記太常區區康郎間如羊叔子峴山之
石無足爲公重矣願人情有所感則思感既深
則思亦永思既永則必有所托以傳于不朽故
周人之思召伯也以棠志也宋人之思萊公也
以竹志也語曰愛屋者必及其烏而況于親承
其澤者乎公雖無心于立名而康郎士民其何
能忘情余家濱湖上去康郎二舍藉公寵靈得

以安堵謹述公德政與父老同致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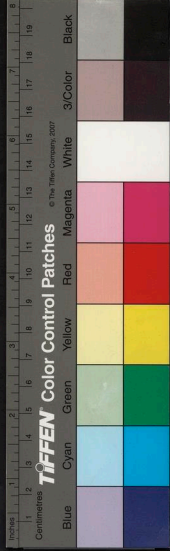


劍郡社學義倉記

古者守令之官稱曰父母曰師帥夫域中兩大
惟君與親而守若令兼而有之其職豈不重哉
顧二者廢一則人而夷行俱廢則人而獸食溺
其職矣劍以來社學義倉廢闕莫考州守涓亭
楊公覈空地立社學三其一在文昌宮之前其
一在武侯廟之左其一在玄帝壇之北立教讀
其間爲童子師義倉在文昌
四百有奇夫此二者皆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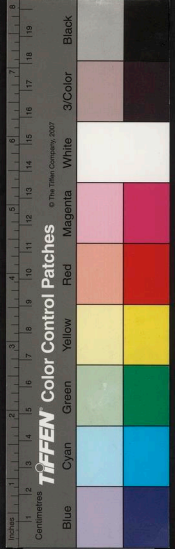


有效不效者何哉余嘗

身兼之其勢不能一難也委之人不
必得人二難也况夫吏茲土者新故之遞更也廉墨勤
怠之異品也典守者存亡之相代也誠狡勤怠
之異途也三難也劍之社學師生統誦不輟義
倉物力充牣可謂有成效矣而可忘所自耶語
有治人無治法歷數十年而法舉者治人之功
不可泯也繼乎此者無忘創者之心而曰吾如
其人焉則年彌久法彌善矣不然徒法耳何益之有

劍守題名記

連然楊公爲郡屬志於予旣成則監碑題名復
屬之記記曰自秦皇罷戾豈守而循良之吏獨
漢稱烈焉潁川渤海至今爛然史冊此其故何
也當其時爲吏者長子孫猶不失先王封建之
意此豈惟其名之惜而家與官俱矣彼下爰
者非夫也後世數更數易視官府如傳舍甘
者政未成而輒遷不賢者與旦暮六名
且湮也又何暇顧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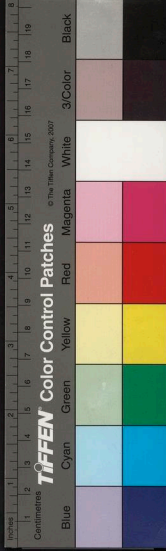


穆皇帝加意元元與天下更始定久任

治蒸蒸奉法循理者徧郡國與漢循良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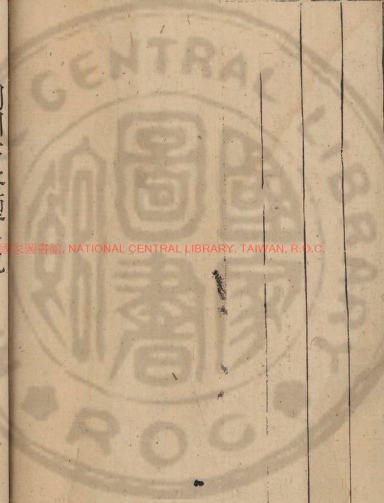
德矣劍在方輿西南控蜀北門世亂則爲要
世治則爲輿區嶄截賊不通舟車無冠蓋車騎
之煩無綺麗貨貝之集無繁華艷冶之俗無夷
獠犛獍之雜無大奸巨猾之踞爲吏於茲者守
易持才易見法易行惠易施也土瘠而民貧事
簡而訟希正已率屬而其屬易與也漢以前莫
可考唐蔣侑以來代有其人顧人情常警於其

所難而忽于其易警其所難則難者易忽其所
易則易者難請以蜀喻入蜀者必祝其輟誠慎
之也以故鮮有覆敗吾無以難易二心而平正
坦夷者恒比之爲蜀道之難斯身受其榮而名
同其永矣第名固人心所好亦造化所忌也不
可盜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惟其實耳苟
其無以表見而惟名之存木石且羞之何足貴
也余忝州司馬有贊政之責重以楊公之委
次第其語以告州之爲長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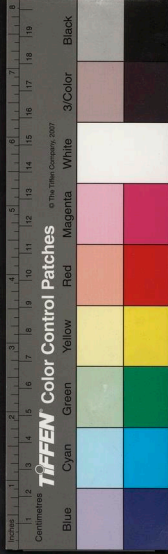


劍州右丞題名記

劍隸蜀當山谷隩區俗尚樸茂訟獄簡少蓋在
裁省之列爲州二者獨右丞焉丞所司者獨督
儲一事耳計州稅一千二百有奇其地但宜菽
麥不通舟車難以貿折色幸有蚕叢利貨遠商
歲三鶉輸將畢矣即拙于催科者能之職易稱
也余從臺御史言事謫二茲州考古今題名填
置已溢有深慮焉此非如羊叔子所慨爲其湮
滅無傳而彰往詔來勸懲攸頓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或三四年或一二年而遷而名

問其名而得其人之善也非特州民愛之吾亦愛之矣問其名而得其人之不善也非特州民惡之吾亦惡之矣顧聞之道路之口鄉校之議善者固有而不善者常多其故何也余每見寓內卑官散職其人則或貢或胄子也或掾史也以為資格止是耳營身肥家止矣潔廉自好無益也嗟乎何其弗思耶彼出身雖以貢以胄子以掾史固

朝廷命吏也頂冠束帶擔爵食祿居官則稱為父母居鄉則稱為官人受職任事善始善終德在身前譽在身後豈不至榮矧上焉者越資而擢次焉者循資而轉國家何相負焉不然而墮名檢玷官箴輕則被黜重則被罪州之人議曰某之人猛如虎貪如狼為民害者也里之人議曰某之人削籍褫冠帶同類羞與齒者也縱車身有遺辱竟何利之有焉孰得孰失較著矣然則後之視今猶今之



者將舍利就名令人愛而享其利令人惡而甘其辱乎天理在人不能辨之者慎無易是名也余因立石以記之比于箴銘之義以俟夫後至者使有警焉

脩重陽亭記

劍城東南隅一里而強山阜高峻有亭三楹名曰重陽攷志建自唐太守蔣君侑孤特嶄業風雨飄搖時圯時葺余以言事謫判茲州適安寧楊君為守越二年大和于民廢興墜舉乃復脩重陽亭余從僚吏燕集其間因相屬曰重陽之義不知所自始也子盍文之記日陽之敦極于九九每九月九日俗所傳重陽亥
寔高構亭其上將為九日登高



高屬陽而卑屬陰明屬陽而昧屬

表遠覽無際高且明也亦重陽義乎抑

山負巽抱乾乾之貞晦皆陽亦重陽義乎抑或

以數可前知宋孝宗起潛邸爲九五之應宋黃

兼山相理宗爲九二之應亦重陽義乎抑或以

卧龍山居坎位龍固乾象而乾與坎相連亦重

陽義乎之數者皆不可考然以爲九日之遊則

其說至鄙淺無足稱道何端陽七夕等無亭也

第所謂卦象儒者可繹焉夫乾固陽卦也未可

以駢言重陽也其陽之重焉者孔子以九三九

四當之蓋三陽位也九陽德也以陽德居陽位

則重陽也且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利无咎彼九三才剛而位危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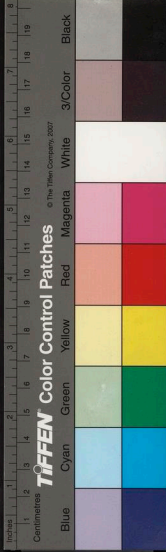
非乾乾惕厲則不免於咎矣四雖陰位而九陽

德也以四之九而應初之九亦重陽也故曰或

躍在淵无咎蓋龍陽物離乎初則動也動故象

躍躍以或言審于進也四陰位配乎初則言也

虛故象淵淵以在言安于退也其



言无咎者上乾始而下乾終蒙上

言也被九四才剛而位疑若不乾乾惕月小
免于咎矣大抵剛美德也貴得中焉九二九五
剛之正應純粹無以議矣初則剛之潛勿用也
上則剛之亢有悔也惟九三九四當危疑之際
悔不悔之間是以君子慎焉雖然亭以燕游志
樂也而余繹之以乾乾惕厲何憂之深歟希文
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
後者非次第之謂乃先義後利敬事後食之後

謂不以樂爲事者也惟君子蕩蕩樂得其道樂
常在憂之中小人戚戚樂得其欲憂常在樂之
中傳曰兢兢日致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書
曰君子所其無逸具可見也曩令太守與余廢
事不治日縱酒高會救過不暇欲樂于此得乎
至觀象玩占則余猶有懼焉余抗壯不任浮湛
動與世忤而狂愚無當見弃

明時則重剛不中莫甚于余况選司推之而輒罷
斥臺省薦之而輒留中則危疑莫甚于余



熟仁固在是乎孔子繫乾之辭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焉余茲險矣惟居易以俟之耳居易何道也曰誠也故曰閑邪存誠又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誠則有恒有恒則文息矣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強此誠之謂歟乾之義九三九四盡之亦六爻旁通義也余茲表而出之併以告夫世之好剛不好學者與余共勗之而於亭之命名當否姑無論云

劍郡忠義祠堂碑

劍郡忠義祠者祀右丞羅公明及其子文學生价偕義民等同死賊難者也羅公與同里同公官獲拜公祠下進三老詢公死難狀悲不能去嗟乎天下之生久矣有生則必有死何公之死感人至此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懿德者美德也所謂馨香無邪慝也是物也卽生理也書曰無起穢以



自臭言滅此懿德則爲臭也西蜀當

武廟時鄢藍以隴上耕夫奮臂呼召千百爲群橫行郡邑守土吏不能支多逃亡自匿烏竄鼠息惟死亡之避誰爲捍城計者當其時劍乏長吏獨公與其子與其民守効死勿去之義遂及于難夫士君子委職稱臣爲

天子守封疆陷城池于法宜死守城池于義宜死死等耳然則與其死于法也寧死于義也願變故當前事勢危迫智易以惑守易以搖自非貞心

向義誰肯以其身冒血刃棄妻子而不顧者公擔當其間其倡義鼓勇抗賊捐身似張巡其父死於忠子死於孝似卞壺其一心一力與義勇併沒于賊似陸秀夫公之死也守其官其守官也死于官九原之下知無憾矣余因是而有感于世之論生死者謬也彼死于水火死于兵死于杖死于繩之類輒曰非命非命云者豈謂是哉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人徒以五刑爲桎梏耳不知凡有所



繫累凡有所纏縛皆是曩令偷生恃義卽老而
死期願而死於心中鬱鬱不自安其繫累其纏
縛奚啻三木奚啻刀鋸苦楚更甚卽不然見義
不真窮于勢以死亦未免繫累纏縛皆非正命
也彼真見義者甘死如飴方自以爲得所安知
苦楚哉是故甘之者能解脫者也懿德也正命
而死者也苦之者繫累纏縛者也起穢也極桎
而死者也公之死得非正命也歟哉嗟夫世之
過求于死者吾尤惑焉今有蒙大難立大節不
以爲立異則以爲沽名與身孰重身且不保何
有于名古人常謂不以一臂而易天下何者所
重者身也然則利莫大於有天下名莫大于義
莫大于忠利與名相將旣不以一臂易天下矣
肯冒名而棄其身乎是何立論者之太刻也余
併及之以明夫奉職循理死節官下不顧妻子
者是亦好美惡臭與公同忠義不可徇以爲沽
名立異而非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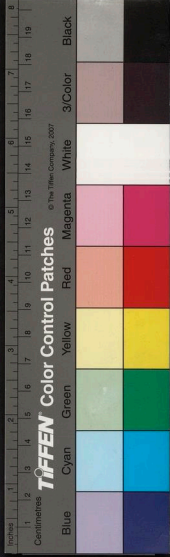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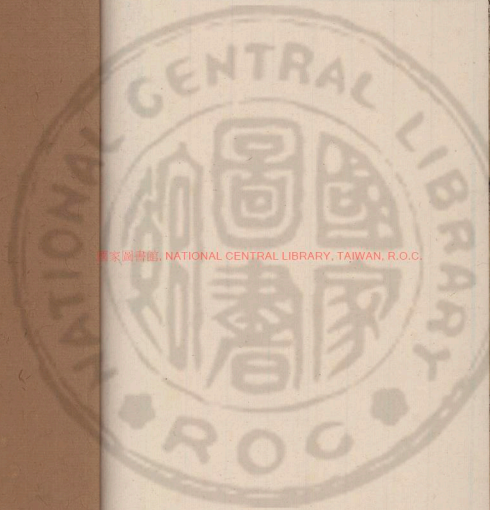
遺集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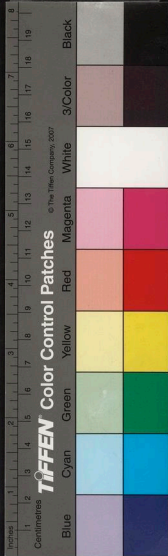
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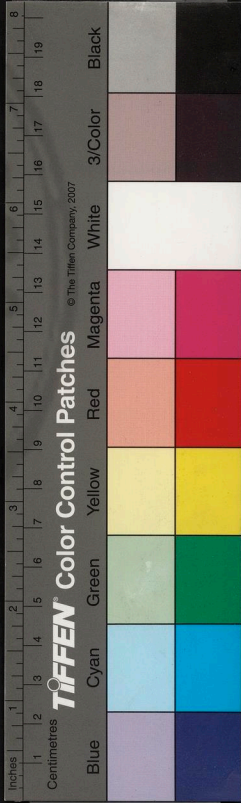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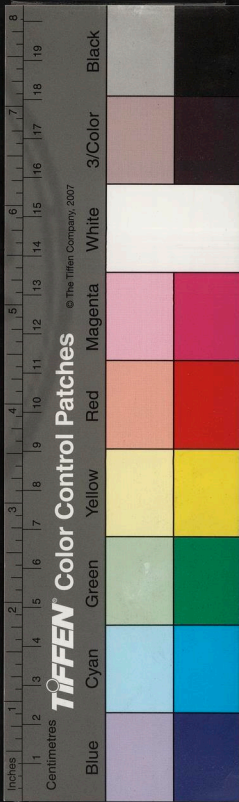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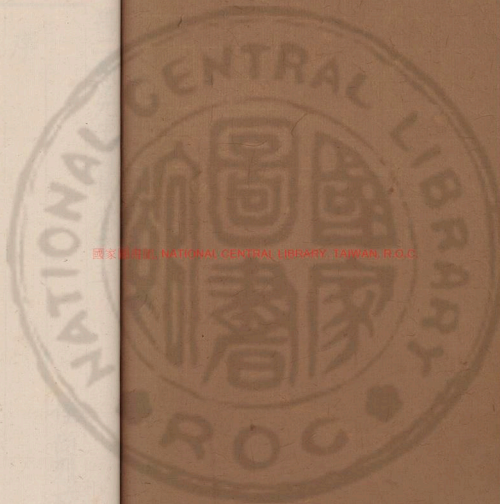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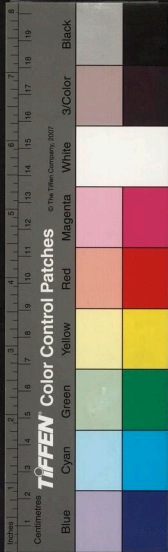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64294 v3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三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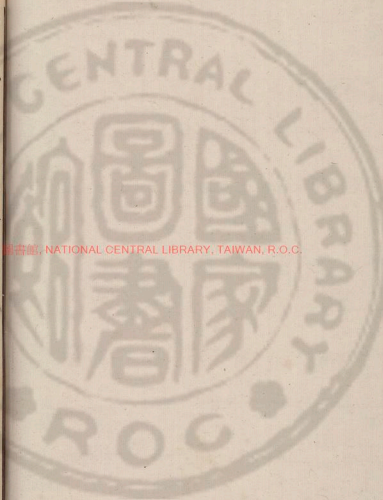
劍州諭民約序

曩余辛卯初夏抵劍門方期與士民噐所以長
久治安者顧其時從

王事行役既役竣復來茲郡士民迎于道塞檐帷
視之咸欣欣色喜適連然楊公爲守又升新穀
矣焦勞于民問何以加其茲狀余橫覽四境黎

侄尚烈校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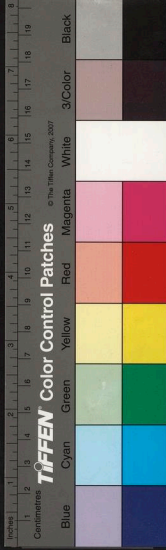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滋殖則既大異曩所睹記然則夫子所謂基
月而可其在茲乎富而後教可行也往余常令
新安蓋晦庵朱文公之鄉其文獻遺風猶有存
者曾舉

聖諭與邑人士奉而行之庶幾于是余藉是詔取循
良濫竽柱後惠文茲劍固兼山黃丞相故里昔
丞相薦文公爲天下第一流人而其學相爲師
友故華陽志載曰其民質直好義士風朴厚有
先民之風趙大全明善堂記謂劍多秀民農勤
耕桑男女偕作其文獻遺風與新安等何也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倡之者一人和之者衆也
今時和年豐黎民安其田里正漢文所以詔良
二千石而不可得者幸有之矣及此而日與
之誦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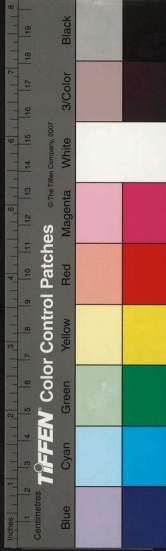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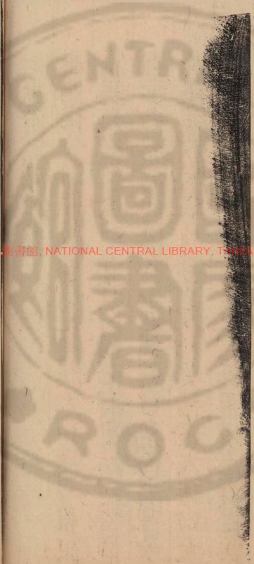
聖諭化誨懷服則此都人士未必不瞿然頽化喁然
向風也有不然者余與楊公閉閣而自思彼何
以不如三代我何以不如古循良無徒責之民
與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言而躬行又在



上之人也

重脩劍州志敘

連然楊公治郡施惠肅紀民既太和爰考載記
殘闕失次謂余曰古者郡國必有史所以備觀
省示勸昭戒同風善治也劍州自李白夫陳子
彝脩葺以來歲月滋多湮發莫續書大傳曰天
子有問無以對責之史有志而不以志責之丞
且左丘失明有國語馬遷罪廢有史記子常簪
筆柱下知國家故實而以諫遷州司馬則右丞
也今進不能敷揚



明庭退不能高歌長嘯可無彷徨馬意乎卽郡志
眇小固古者一國史也幸無多讓余受成事遂
與郡司成司訓文學孝廉若而人會局探討編
次羅遺文故事益所未備秩成復屬之敘敘曰
常聞天子省方太史陳風無非審夷險之故察
善敗之幾制治未亂高長久計也劍自開蜀以
來當南北門戶之阨通塞靡常嗟乎劍門通塞
其上下治亂之候哉周之用蜀髡也漢之遷漢
中也唐之鎮西蜀也宋之興潛邸也皆通之時
也治區也秦之誘金牛也孔明之閣道道營也
王建之據益都也楊九鼎之起漢果也皆塞之
時也亂藪也治則劍與天下同受其福亂則劍
先天下獨罹其禍余觀關門壁挿如戟高懸百
雉廣僅容考工車周衰重山峭立金城鞏屹自
古英雄于此用武文獻槩未足焉是故論治亂
則志輿地最急論通塞則志要害尤最急顧天
下之治亂在天一世之治亂也州郡之治亂在
人一時之治亂也在天者天行之數也天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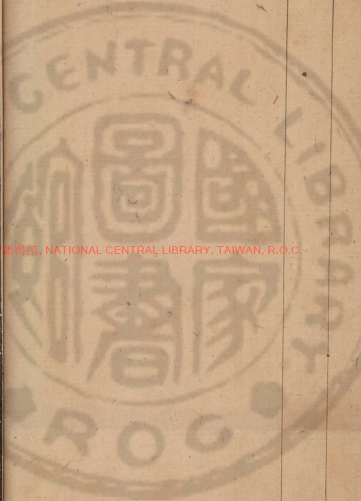
人常能勝人在人者維持之力也人而不天常能勝天故繕城守易田疇崇風教逆奸宄厚儲蓄之數者有之則治無之則亂順之則治逆之則亂夫爲州者而皆治則爲州治主矣爲州者而皆亂則爲州亂主矣總之制治清濁之原者心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見春秋所予必聖心所有春秋所貶必聖心所無故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此孔子志也然則是志也吏茲土者置之几席無亦自明已志乎飾輪轅而弗庸昧治亂之旨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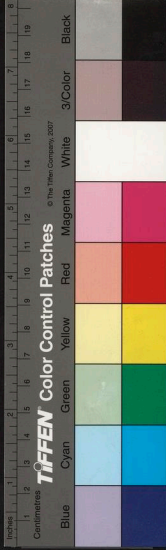
重脩劍州志書後序

代郡守楊公作

侍御萬君以言事謫劍州司馬公暇輯遺事論
列其故實旣成余展讀數四詳不失之煩簡不
失之畧颯颯乎大雅之風也謹敘之末簡以紀
其盛云敘曰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
壞惟此直道而已而維持直道莫要於言官史
官言官得以議天下之是非史官得以紀萬世
之是非然史有得失言議之言有得失史紀之
是又互相爲用也夫豈惟互相爲用言官以史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名史以講名則言亦史史亦言如史佚桐葉之
諫賓筮酒誥之書具可見矣劍志固一郡國史
也昔草創于郡守李白夫搜羅缺佚盖建前茅
焉雖纖悉未備尚足以信今而傳後繼此作者
多枉其是非儒者所不道矣萬君

明廷直臣常抗聲

殿陛爭是非言人不能言言人不敢言

天子動容宰相待罪今之名御史也正言謹論天下
向已嘉其直以上世道矣則茲志也美不虛惠

不隱其事核其文雅得非永爲劍之信史也

哉方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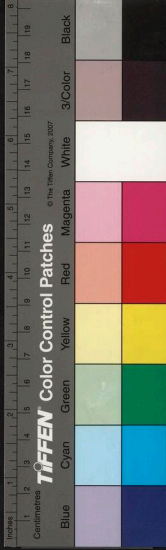
天子紹明

二祖七宗之業收召鴻儒購求天下遺書校讐石渠
虎觀之間以徵一代實錄盛典初新

詔命滂下遍郡國適與時會異日陳之著作之庭
固知太史所採乎倘旦暮遇之

賜環直廬承明敞揚

聖德歌誦太平載世家列傳美惡不掩當如齊太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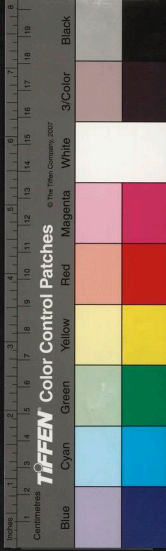
簡晉董狐守節官下匪獨鋪張盛美而已然則
劍志固明史之嚆矢也余不佞忝茲長吏懇無
以貽遠以徼循良美稱幸獲從侍御咨攷文獻
以飾吏事稍稱簿書不俗矣

送醇菴童師正榮遷烏撒衛教授序

聖人之道與王化遠邇我

國家紹天闡繹中外禎福無論名都大邑立師建
學至山陬海澨荒服武衛並令之誦法孔子文
教翔洽即詩書所稱三代之盛何以加焉烏撒
固夷方郡守土司世其官郡有衛衛有學文武
竝用

祖宗深意也童先生師正于劍二年所太和于士頃
邸中報至童先生遷烏撒衛學教授矣行李東



遺集
下弟子不能醒張具東門外祖道群而謁余曰
先生友教海內士久矣茲謂夷且遠道然倦遊
願賜一言勸駕焉余曰昔孔子欲居九夷欲浮
海豈虛語哉蓋東方阻深闇昧不曜光明樸茂
未散天和未伐較之中華雕琢之後則化行易
也近日者海內多事兵變凡幾蓋緣武臣悍卒
驕轢莫制稍不如意輒脫巾鼓噪起一譁于武
林再譁於鄖中三譁于西夏皆昧道理玩王法
之故曩令將如晉卻縠說禮樂而敦詩書士如

周虎賁三千皆仁人夫安有是耶先生往矣茲
地也亦孔子所欲居也先生忠實心誠信于世
已有明效大驗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况夷司久歸職貢士習禮讓用夏變夷
向風慕義者歟且先生是行不可謂不遇也昔
宣王中興伐獫狁淮夷皆武事也然歸而

孝友在御則寓文焉故詩人美之曰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魯侯蒞學載色笑慎威儀皆文事也
然飲至受成屈此群醜則寓武焉故詩人美之



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令

明天子在宥東出師以詩強夷西出師以摧勁虜既
獻酋于泮奏膚功洽文德矣烏撒多士得良師
講明先聖先賢之道奉

至尊之休德豈不彬彬興起于文學與齊魯之士
同對公車觀兩階于羽耶當是時有如前席多
士問烏撒所由盛衰將歸功童先生下蒲輪爲
申公之迎宜有所以置對如申公者矣

又贈童醇菴遷烏撒衛教授序

代郡守楊公作

余承

天子命筮鑰劍陽適童先生爲辟靡祭酒董正多士
旣逾年矣時膠庠弟子員雍雍禮讓質有其文
敦倫秉義前茅示齊民非徒競口耳誦說經生
言而已越明年教益洽士益鼓舞不倦風之所
被罔不漸靡豐猗饗餐用蒸于又訟獄希少肺
石嘉石寘不用焉余方藉先生表士士表民與
右丞萬君司幕冒君共協和平之理然而



天子南顧烏撒衛士無師承

簡命先生往雖然余則涼德少助而斯文何幸衛士何慶也夫教之行也近者難而遠者易縉紳之士難而介冑之士易人情恒忽其所常忽之則不尊不尊則不從一新其耳目即柔懦者不敢不惕焉惧人情恒玩其所習玩之則不信不信則不從一開其蒙昧則冥頑者不敢不憬然悟先生崛起於楚蓋

世宗肅皇帝湯沐邑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而豐邑之仁寂深其見知也歟周濂溪先生淵源之鄉遺風猶在私淑尚有人焉其聞知也歟是故先生之學有本原而其設施有次第一成教于孝感再成教于上饒三成教于劍陽於其難者既然則易者可知也嘗徵之蒙九二矣其曰包蒙吉先生以之蓋九二陽剛得中統治衆陰陰然剛而不過有包容之象焉先生敷教在寬士靡不歡動彼衛士多武人子且雜夷所謂高明柔克所謂柔遠人者其在是行哉又徵之蒙之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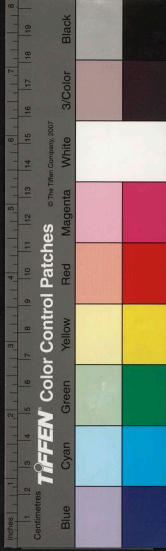
矣其曰童蒙吉衛士以之蓋九五陰柔得中下
應九二然屯龐未散有童蒙之象焉衛士少見
聲名文物先生至則以爲北斗泰山所謂莫不
率從所謂敢不敬應者其在先生哉願先生勉
之勿以爲撒爲遠勿以衛士爲武其秣駒以行

送林廷贊出守惠州序

今方興一統無間遠與近咸入版圖

至 upper 子愛元元亦無間遠與近欲加惠焉願遠者之
望澤不啻如近者之望澤爲尤切而遠者之被
澤卒不如近者之被澤爲彌深彼遠民何辜而
近民何辜也間歲天灾流行饑疫遍宇內先是
河以北災守土之吏朝上帝而夕報可

至上不愛積貲厚蓄發內帑數十萬緡遣朝臣賑貸
蠲歲入田租之半去歲河以南災吳越狀其事



以請而賑與蠲得比之河北再請賑則得賑再請蠲則得蠲而豫章衡楚視吳越地里稍遠其災寔相等也余具疏爲兩地

請命

天子下於大司農議覆時廷贊領度支事條盈縮而獻其數大司農否否謂帑藏竭上供不可已也格不行復疏請之

天子下於大司農再議廷贊獻盈縮如前大司農執奏亦如前竟格不行夫謂帑藏竭似矣彼賑

者獨可傾帑藏乎謂上供不可已似矣彼數蠲者獨可已上供乎譬之瘡瘍在頭面則急之在肢體則緩之人當情也乃遠方之吏又可異焉災雖甚匿不以聞况敢請蠲與賑乎問之則曰朝廷厭聞也恐獲罪也詎不知民者

朝廷之民也獲罪于民非獲罪于

朝廷乎余不知其解也惠州貌在南粵歲亦告饑比之豫章衡楚爲尤遠果孰爲之聞而孰爲之請耶今廷贊出守是邦所以慰其望者宜何如



夫度支總攝天下圖籍某地富某地瘠可知也某地貢物產若干某地貢財賦若干可知也某上供贏可知也某上供訕可知也但度支以盈縮決于大司農定計算而不能以自主守臣則以成賦定歲額而疏請可以自專况司農籍其成法有故例如余所請者或冒求法與例之外而不知裁請于法與例之內故大司農惟約其數于法與例之內而不能借其恩于法與例之外以故多阻格不行廷贊習知法與例矣其所

爲余之鹵莽也審矣其得以自專也審矣其所疏請必爲大司農之報可也審矣第二千者以上有監司有直指有臺丞如請于監司監司否否請于直指直指否否請于臺丞臺丞否否則膺臆鬱結安得報可大司農亦猶之余然聽其主于人而已至于與民休息時相嗶咻使之安其田里而免愁寃之聲是廷贊事也廷贊責也慎無諉曰更不得專也余與廷贊爲同年友臭味最投昔觀廷尉政旦夕相切劘其相信也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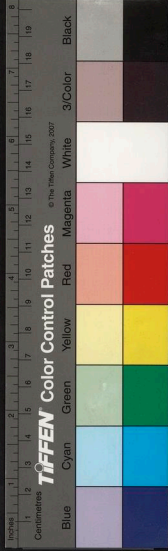


矣故于行也不以贈而以規

壽嫂氏閔太孺人八十序

曩余少習應制文字竊慕聖賢之學常師資小池先生潛心道味潛坐澄神論述孔子孟軻之業於世味淡如也太孺人拮据內政養舅姑必敬薦蘋蘩必潔治紡績必勤款賓客必豐遇妯娌必和臨臧獲必蕭壺以內不啻官府井然齊一矣惟是小池先生得以一意篤孝脩行爲名理之宗學使者異之膠庠士共推之太孺人內助之力也太孺人年旣艾而小池先生見背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AN, R.O.C.



遺集
太孺人忍坐以待二子之成治內政如故謂伯
子才也者可宜成家仲子才也者可宜成學無
慮未亡人旣而伯子理先業而門祚日昌仲子
讀父書而發制科登顯任今已報政

寵命榮封矣二子有成則有太孺人之力也然仲
子在仕不獲左右就養不能不動陟屺之思去
歲

觀禮成返故里省太孺人趨趨不行太孺人諭之
曰家庭之間兄爲政四方之事兒爲政不記兒
父未竟之業乎且未亡人尚健飯而兄在侍兒
何慮之深也顧太孺人雖有命而仲子猶依依
顧戀不舍過以語余余謂子過矣子過矣太孺
人之命是矣今海內多事所藉賢豪竭力助勦
共濟明時子以循良稱最矣

至上方加意吏治內召臺省可日計矣小池先生太
孺人方將承

恩命其何以畝報且孝經有云顯親揚名孝之終
事子宜念其大者舍其小者昔有門不入席不



煖突不黔寇不避者彼獨無父母念也耶子趨
裝行矣仲子首肯而就道越基年治有成名日
起太孺人益歡伯子奉甘旨伺扶持寒暑太孺
人又驩仲子遣使若進簪珥上冠帔太孺人又
驩伯子持卮酒率諸婦諸孫拜首稽首祝稱塔
下太孺人又驩諸孫類英敏能文章雄發在今
益翩翩佳公子也太孺人又驩夫心愉則神定
自此而大耋而期願爲有萬婦道母道刑範永
永無疆矣茲因諸兄

弟子姓之委屬詞于席前
太孺人解卮進卮酒耶

賀張可菴父母考績序

域中有兩大曰父母曰師而守令之職父母于
民師於士兼兩大而有漢盛時吏治蒸蒸尊尚
德化著穎川延壽若蜀文翁記史者班班可鏡
焉當是時明德遠暢瞿然碩化若大雅整之于
身施及黎庶矣稍一二弟子不率則又屢勤
詔書誥責有司及父兄之教不先以故海內艾安
追齊成康原所自來非一日之積今

上加意士習崇尚雅道風厲郡國文學屬在有司



申之久任著於功令我西昌尤都會之地劇邑
當道孔如絲紛也流銓上選牒
簡於能者以崑山可菴張公徃

制曰可先是公興起于文學令德孝 振聲南服
連舉上第以經義魁多士諸編氓望以爲父母
博士弟子望以爲師遍九垓也

制下得令我西昌我西昌人土幸哉盖公表于吳
而吳之文學有舊昔子札觀於中國能通易詩
書禮樂之文所謂博物君子言偃受學洙泗踰

江滙淮南至于吳教友士大夫精華爲之盡發
至今有祠祀焉二君子流風尚在而千數百年
之間山川醇懿之氣鬱爲人文又于我公而見
吳雖甚盛公非子札言偃其人哉至之曰晉謁
孔廟謂是陽明封邑稱文邦也橫經據席講而
論者左而左課而業者右而右試以言偃之禮
樂諭以子札之博雅三年於茲諸士服習靡然
向風亦若從言偃子札於著作之庭漸磨久視
聽熟也且也政簡則民逸令肅則民寧逸且寧



教易行也公以寬期孚催科以保甲關盜賊以不差遣禁胥徒以投櫃銷積吏弊以息訟勤本作而其治效至黎民滋殖無愁嘆之聲生養濟教化行師道于父母者非耶是月考績上天官天子將大彰休獎藉爲股掌行且見矣諸博士弟子鐘鼓聚多士於堂尤有成謂予備史職續傳循吏當首公屬言於予爲賀予謂博士弟子子札言偃之後得張公者旦暮遇之也而師事爲尊師道爲大張公深遠矣而母徒尚講說心宴節之張公道行矣

賀李洞南年丈考績序

世之論吏治者大都推轂兩漢然以質之聖門諸弟子得其精者什一得其粗者什九何者聖門弟子以儒用而不以吏用漢以來諸人以吏用而不以儒用其數異也昔者子游宰武城親承夫子學道愛人之旨而以絃歌成化其所得士有若澹臺子羽之爲人焉漢吳公稱治平第一而以賈生薦于文帝文翁治蜀遣子弟就學京師而司馬相如以辭賦顯韓延壽治潁川而



能好古教化士興于學而矜于文次則清淨寧
一好黃世家言次則武健嚴贄雜以伯術試以
此課吏彼下焉者有幾于吳公文翁延壽未能
也况望言偃乎要之言偃純乎道者也澹臺子
羽篤于操行不事文詞博雅偃有取焉夫偃以
文學稱而所取若此其自持可知已且所謂得
者併有相得之義偃有得于子羽子羽豈無所
得于言偃耶令信於士士信於令其于正也何
有彼漢時吏治次焉者無論已如文翁吳公延

壽視言偃即得于子羽何如賈生諸人視子羽
所得於言偃何如鎖之文詞博雅與操行相提
而論奚翅逕庭盖相得之難也洞南先生少承
家學篤志聖賢德立而道尊盖南方之學得其
精華深于儒者也故偃蹇二十餘年而猶縮綬
竹山直以儒用而不以吏用耳以吏用者機巧
諛佞揮霍便捷可以援上而未必可以得眾以
儒用者誠心質行温文容與可以動眾而未可
以媚上利于茲土者寧機巧諛佞以釣聲乎抑



誠心質行以抱朴乎寧揮霍便捷以立威乎抑
溫文容與以綏惠乎精與粗必有分矣治効可
鏡睹也先生視民如子視邑如家振貧恤乏舉
廢興墜葺治學宮風厲多士一以操行先之而
不在于文詞博雅間者其原原本本淵微宥密
者不可窺涯涘而施爲次第莫非道之緒餘也
是故好士最篤而士之頽化最深獲上治民有
餘裕矣何也士者民之表而上之耳目寄焉謂
公論出于士也民以士爲公而其所觀聽者惟

士士所賢民共而賢之上以士爲公而其所咨
評者惟士士所賢上從而賢之先生信於士而
因以信于民信于士而因以信于上直指監司
交口而揚于朝白叟黃童舉手而贊于野曩之
教成於溫陵真州成均者今大行于竹山矣曩
之政成於廷尉藩幕保康者今大和于竹山矣
政以教立教以政舉儒體而更用吏賓而儒主
令子游在任何從軒輊耶余因是而感于世道
焉先生自外而召于內而致內之疑自內而遷



遺集
卷三
于外而致外之信蓋內憑交遊而外憑目睹內不若外之公也內不若外之真也茲當考績上下信之三年有成矣先生誠無計于通顯而陟明之典其能蔽之乎自此長駕遠馭匡襄太平宏休休之度爲天下得人亦儒者之極功也余與先生爲同年友知先生篤信聖學常從執鞭而屬士文學羣生篤信先生之學介紹而屬之以紀治行余嘉其有武城風焉蓋故具論以比于中和遺直云

送時湖亭學博致政歸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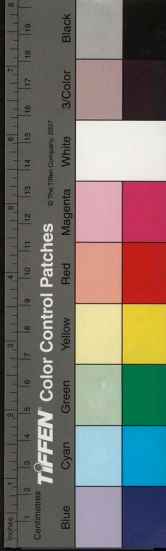
湖亭時先生爲南昌郡司成最得仕三年致政歸帷中諸弟子乞于臺院監司謀所以挽留之不可得謂余有舊雅宜有言爲贈乃屬詞焉序曰昔太史公傳儒林侈稱毛生伏生董生高堂生輩以經授受從遊之士至千百人守其師說終身不變或位致通顯然僅能曉暢文義于道槩未聞也至如孟軻氏比于七十子之徒獨晚出其澤浸淫五世耳而能述唐虞三代之德明



仁義距楊墨以承孔子之道賴其言至今廓如
以邇若彼以逃若此其故何耶太史公曰鄒魯
之間斷斷如也其于道若天性然故孟軻氏自
以爲去聖人之世未遠近聖人之居爲甚蓋幸
之矣先生起家勾吳隸籍大興訓于初門論于
吉水郡司成于南昌夫大興乃

聖天子菁莪樸棫教化首及焉而延陵吳季子棄國
如蕤澹臺子羽友教以淮先入勾吳千百而下
兩賢英風可節猶有存者紫陽發跡于新安而

初門濡染爲深瀟溪陽明倡道于虔州而吉水
南昌皆師友淵源之地漢之徐孺蘇雲卿宋之
朱陸鵝湖白鹿之間有遺緒焉先生生且長于
帝都仕且遊于先賢過化之地衣冠祠廟于吳皆
之與之也豈可謂不遇哉昔余令婺時見先生
溫文馴雅類處女矣比歸郡從諸弟子歲復帷
中講論先生養深厚誼類木雞矣行且以致政
車歸則入于杜德機從容一龍一虎類脫兔矣
夫先生孳孳求至于聖人之道其被王化也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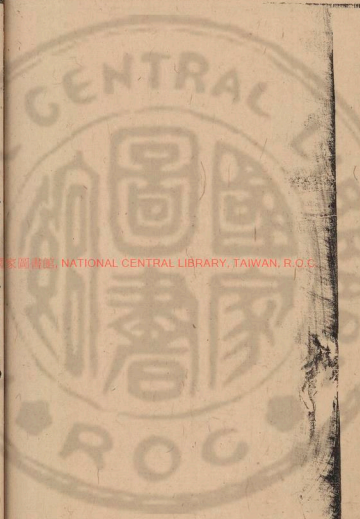


通其爲教也不以易濂溪紫陽二陸陽明氏之
教也不然則子羽之學先生得其精華而以之
友教四方而解授章門無亦聞孺子雲卿之風
而與延陵季子先後徜徉于洞 震澤乎余以
爲先生與道遇故道亦與先生遇流行坎止兩
者皆得之也然子非以隱爲先生高也衛武公
年九十猶交警於國人而晉師曠亦云老而學
也猶之繼日之燭先生方引年其爲武公者未
艾余日以濬聖均王之矣帷中諸弟子道而謝
曰贈人以言信夫吾夫子拜茲言可以樂而忘
其老耶

贈丁右武年丈理漳州序

右武舉進士奉

天子命理漳州同年友人萬國欽亦以山中之盟赴
雲間李伯遠約相握手言別右武左顧曰子亦
有贈言乎欽唯唯應曰不佞即不仁烏容于無
言第言者以規非以規瑱聽言者亦以規非以
規瑱如以瑱江南犀象珠革寧有既乎君惟以
規請爲君進規之說夫理刑官也昔周公立政
於刑獨詳至列于三事等于戎兵託于太史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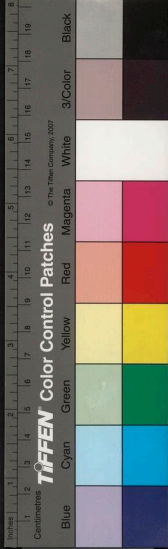
篇之中尤致意焉亦世邈三五非生人殺人則不可以治而

天子又不能以其身生人殺人也而付其權于巡御史巡御史又不敢以其意生殺人也而平其審於理官其審故巡御史必可之司寇必可之

天子必可之其有反者百不一矣其審肯巡御史必可之司寇必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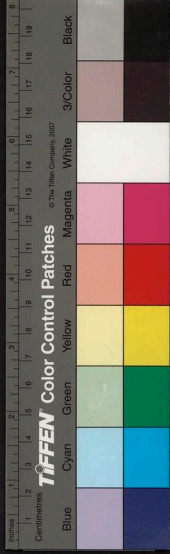
天子亦必可之其有反者百不一矣是生人殺人之權在御史而生人殺人之決在理官理官之設

自天子防巡御史之以意生殺人也理官苟又以其意生人殺人可乎不可乎大都意之門生於偏偏之途生于疑偏因于喜怒疑因于猜刺今夫狡童之詞也多智以求直或柔順以當聽之意甚則賣拙以伺聽者之意聽者不察彼狡童中矣蚩蚩之詞也言不之_得以伸情或復慙以忤聽者之意甚則似奸以格聽者之意聽者不察彼蚩蚩屈矣彼狡童中則生是生一人吾喜心意之也蚩蚩屈則死是死一人吾怒心意之



也又或喜心勝者則有餘快快則生人無涯也
怒心勝者則有餘忿忿則死人無涯也生人也
猶可死人也無涯可不為大懼哉且猜之者何
也吾以意先之也彼非狡也先猜其狡則言語
容色皆狡矣彼非蚩也先猜其蚩則言語容色
皆蚩矣猜心起則疑乘疑乘則加喜怒加喜怒
則分生殺以喜怒爲生殺如吾民何雖然去偏
莫若平去疑莫若明平與明莫若存神今應龍
之居也存息以淵定志以寧魚鰕混之而不擾

虬螭觸之而不驚及其時躍飛天而澤被八荒
夫躍而飛者明也澤及八荒平也何也存息定
志有所以先之也故龍之物最靈而以神稱子
收視返聽毋以氣魄支持毋以意見豪舉毋以
威稜博名高存息定志一應龍則吾之神全神
全則可以一天下之動可以定天下之業又何
有于理官是故養神之說則欽之首章矣願子
之無爲瑱焉則欽之規義重矣



瑞金蓮塘朱氏宗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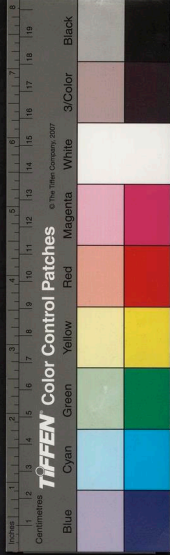
古者國有史家有乘史以載其國之世系并其人之善惡而記之者也乘以載其家之世系記其美不記其惡與史少異者也夫鴻濛初剖蓋一人之身耳烏言姓氏姓氏其起于中古乎自姓氏立則大者稱王次者有國又其次者有家而史與乘所由傳也顧世降道微載籍散佚史猶存什一千千百之間而家乘多湮沒無可考究矧俗漸于靡情滑其真有異宗衆盛而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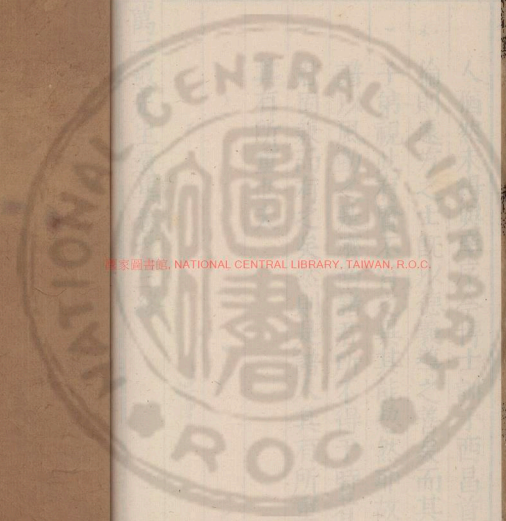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父與父言慈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夫與夫
言義婦與婦言順此一族之重也其不然者反
是蓮塘朱氏以禮義聞于瑞金久矣博士君慨
念先世著存不忘蒐輯散佚得某祖而下若干
人備爲之系且嚴爲之辨有異已者則曰是戎
之來盟也墨之附儒也吾不敢同其同已者則
曰是魯之滕也鄭之段也吾不敢異名之字之
墓之祠之其用心亦勤已哉夫有譜則有人之
名必傳傳則其人之行亦傳即記其善不記其

惡而其實不可掩也彼傳而善也雖仇家怨室
有不欣焉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嗚乎其爲
善也靳以自淑其身無忝所生而已而何冀其
後之慕也其爲不善也特以愉快一時謂其身
沒之後與聲名俱泯也而何意其後之恥也惟
慕也視之若祥麟威鳳雖欲不爲善不可得也
惟恥之也視之若禱祀饕餮雖欲爲不善不可
得已斯不亦明章宗法之大端哉昔者濟南關
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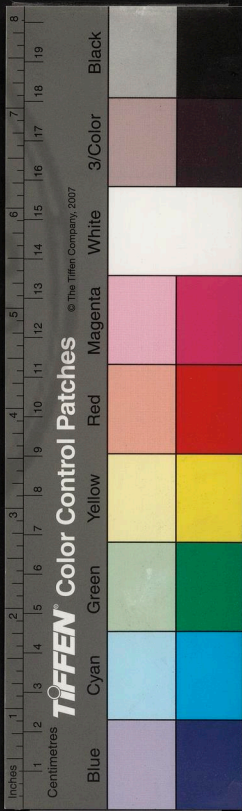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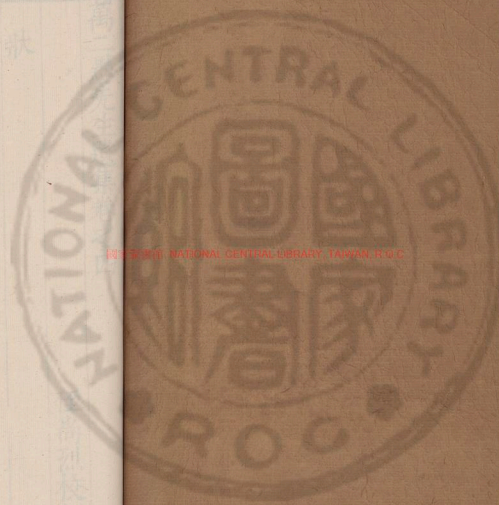


狀

太母行略

太母余氏自幼自靜端整異于諸女比歸太父承順無違事會大父曾入母一意恭謹得其勸心大父兄弟四人其初共處而食獨太母每家督事如取間和洽如姊妹然言色未嘗違時食指箸無計口量粟升合不濫伯大父幹埋外政

3464295 v4



EX-101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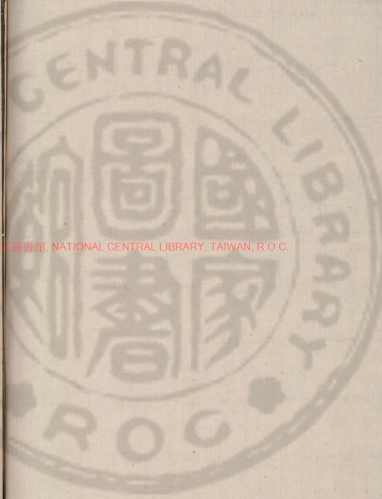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四

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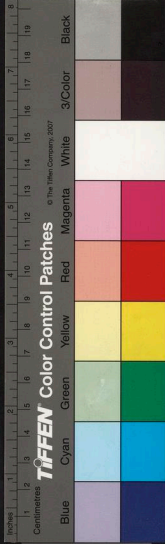
太母行略

太母余氏自幼貞靜端整異于諸女比歸太父承順無違事曾大父曾大母一意恭謹得其歡心大父兄弟四人其初共爨而食獨太母筦家督事妯娌間和洽如姊妹然言色未嘗違時食指蕃庶計口量粟升合不溢伯大父幹理外政

侄尚烈校刻



圖書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殖產括田租大母約束內政庭戶肅如也幸先
世遺業頗豐歲積殷富大父志意廣遠落拓不
羈使酒負氣大母于其當理者將順之稍宥于
理者諫止之大父即豪宕卒免于禍大母儉嗇
絲毫不妄費與大父不符也大父欲高門閥以
光前烈曰倘後世子孫顯則當容駟馬此何以
稱吾豈不若于公耶創樓居峻廣甲于里中大
母無阻也爲曾大母卜宅兆得形家言協吉貴
頗賒傾帑而售之其意與韓淮陰所營葬地類

矣大母無阻也願大父無祿蚤世大母方四旬
有五孀居府君方十一齡連歲饑荒值寧庶人
倡亂里閭蕭然雖伯大父夾持府君當戶然財
籍已先異矣獨大母拮据焦勞脫簪珥操女工
持五尺孤綿不絕之綫厥惟艱哉幸府君成立
不負大母孀守也大姆閭內外^新斬截守口以默
絕無笑容即同室不能叩門戶求水火否者則
戒之曰婦守有其家者也人每稱家火家火云
火不具其何以爲家爲即與之未常不戒戒之



未嘗不厲內外諸屬婦咸憚之矣最好絮箕帚
不離于側室宇泡漏諸所淨無纖塵朝暮春炊
必服敝衣竣則更之居常布素然整好辟積較
然不紊諸婦中寡而貧賢而貧者繼肉繼粟時
問饋之嘉靖丁酉己亥庚子及甲辰乙巳間大
荒發庫賑貸里族求糴者輒減價償之中有行
義高者作黍相留價以外倍增致異數焉又未
嘗爲積筭計也伯兄疎於財季弟幼好弄常訓
誡之獨不肖馴謹憐愛有加不肖常負篋就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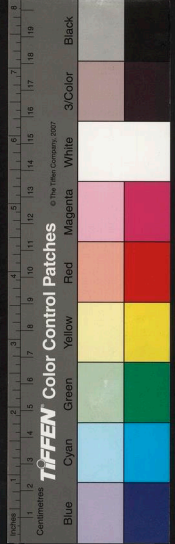
傳歸則解顏而問工程幾何師友若何當則首
肯焉歲八十以上筋力衰倦起坐頗艱母太孺
人及伯兄持扶調護其歿也未嘗有病寢食如
常一日問伯兄何在母大孺人對收田租莫當
返及莫伯兄至床頭問安否曰吾欲起浴也母
太孺人及伯兄謀曰老人欲起浴恐歸淨界乎
湔以香水扶之起曰吾欲自浴也浴畢仍扶之
坐于床上復啜粥啜茶良久問媳婦何在應曰
在大孫何在應曰在燈何在齊應曰有燈遂鬼



屬纊焉平生不信說不作佛事蓋坐而化者歟
其性情貞一之驗生成化甲午十二月十九日
歿嘉靖戊午八月初四壽八十五葬於王溪東
湖里南岡之原枕癸履丁背負祝山面臨南池
澄波千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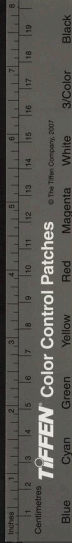
先府君行略

先府諱楠字一京號東臯先大父棄賓客府君
甫十一齡讀學庸語孟方竟已了大義時饑荒
連年寧庶人倡亂井里騷然先大母孀居煢煢
孑立形影相吊無以爲生遂廢學圖躬耕以養
父母甘苦力作比于上農盱眙十晦之間恬如
也庄戶田收租不取盈焉散種穀必以時以故
所入較厚人樂爲之佃間有水患秋前後潦盡
府君仍糾庄戶散種穀庄戶計時寒沍有難色



府君曰穀種吾已捐之矣爾獨愛其力耶蓋一
寒迺遲歲有獲未可知也以故種而獲者十常
八九所入較鄰庄又獨異焉府君善居積不事
商販不生子母錢惟恃本業耳歲豐藏之庾廩
升斗不妄費凶年則以易錢緡能任時者也嘉
靖丁酉己亥庚子及甲辰乙巳間大歉府君則
發庾廩周之各持券來府君面受而與之粟既
去則折券焚之曰聚而不散守錢虜耳吾豈以
此爲利乎天誠鑒乏則大吾後耳每歲青黃不

接鄰族所需擔石貸之但易陳無以息也先世
以詩書起家薦紳先生直躬常及門府君趣伯
兄而前携余手抱余第往而觀曰彼所謂豪傑
也丈夫當如是兒識之比伯兄成童即令之負
篋從學正趙先生奇昌及文學周先生易二先
生有學行世所嘉重故府君隆禮厚遇一無所
惜顧伯兄數奇達不得志于有司遂輸粟于江
藩給事榷更然非其志也課不肖及余季弟夜
讀漏下二三鼓親持茶酒往塾中慰勞囑無怠



也嗟嗟言猶在耳愀然若見府君顏面惜其蚤世不獲沾寸祿之養致風木有餘悲也先大母甚嚴府君奉之惟勤朝問膳而莫間寢大母願氣稍不善府君徬徨如無歸窮人必意解然後即安里族中有以產屬府君者一稟於大母可否唯命居常好觀書傳田工旣暇則手不釋卷字畫適勁有顏柳風骨此不學而能殆天授耶孝弟力田奠而後發言擇地而蹈之重仁襲義無毫髮過舉里中相講解多恃府君一言以爲

信願府君闔門自守無所持衡于其間也府君獨子從兄弟中有挾兄弟者以睚眦不合怒相加遺竟置之度外不以爲較曾有共馬者盜而鬻之事旣覺絕口不言恐羞之也其容人不能容忍人不能忍者歟爲不肖兄弟授室必以貧家曰妻財不爲吾富令其知艱難也爲大母後事計木必以美衣衾必厚幣皆先時備馬歲時祭祀及高曾忌日品物極豐明禋將事一準于文公家禮治具肅然每夕焚香南向而祝願



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願生貴子願作忠
良蓋好德君子矣事伯大父及二叔大父必恭
處諸友兄弟間未嘗有違言於宗黨間未嘗有
怨惡於親朋間未嘗有妄交與世無爭也暇則
獨酌成醺抱膝而歌梁父有葛天民之風焉無
何享年不久一旦構危病伯兄從椽吏歸省侍
湯藥府君喑啞聲不能出口以手麾之從椽事
伯兄未忍遽行猶支卧下枕擊之去其好勝若
此生正德丁卯七月廿四日歿嘉靖辛亥九月

初二日壽四十五葬醮舍朱坊南來山之原以

余令婺滿秩

恩賜

勅贈文林郎婺源縣知縣



亡妻江孺人行略

孺人姓江氏名雲字慶兆父明母謝氏夢慶雲
見而生故名江故明長史萬里之後世居黃溪
明幼孤依親寄寓于層林趙氏趙故余之母家
也余六歲先府君曾携之往視外大父明見而
悅之謂先府君曰身有愛女相者謂當貴郎君
狀貌穎秀堪相配倘不棄微顛備君家箕箒婦
府君許諾外大父遂主通聘焉明意在女得所
歸不論財賢于世俗遠矣慶兆在母家貞靜淑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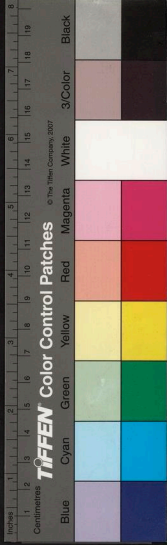
惠學女紅于趙氏諸媪如諸媪如愛重之年十
七歸余儀容豐偉緩步祥言余母故慈私心喜
之然而大母治家嚴明督責備至難得其驩心
慶兆雅能當意若符左契大母好整亦整好潔
亦潔大母好儉亦儉好勤亦勤大母善儲積持
筭鑰惟謹不輕錫予慶兆每左右侍養命坐賜
茶或啓篋諸所布苧恣所取慶兆擇少者一
二以答其意更命之則曰太人壽綿長留之服
用孫婦有此足矣其爲大母所重如此老母見

慶兆重于大母則益喜謂有佳婦門祚可昌也
事大母及老母益恭慎不以愛故自矜妯娌和
洽無相忤之色愉愉如也余年十六始習經生
言館師家塾慶兆設饋必豐必潔時時烹茶以
進令女奴拾薪踞地自吹夜則焚膏辟蠶佐余
對坐誦讀徹鷄鳴不休脫簪珥收書籍及就外
傳則先期整裝食物衣具諸所畢有余毫無計
慮焉嘉靖庚申辛酉壬戌水相仍家用匱乏食
指蕃衆伯兄當戶難支議析爨至癸亥甲子乙



丑丙寅絕粒不收典鬻衣服朝不謀夕余不殖
生產又以數竒不能糊口于束脩以資膳養慶
兆鄰比稱貧竭力以供菽水余與慶兆食鷄鶩
之食甚則日不舉火其不爲溝中瘠者幾矣慶
兆安之自若未嘗怨也及余旣廩于學宮錄于
制科于兄弟親族必分所有慶兆未嘗蓄也余
初上春官未第求友四方講論姑蘇構李之間
徃返十餘年所慶兆司家督事內外肅然齊一
美飲食必以供老母有餘則與妯娌共之卽異

饜三家若一矣三兒就塾館饋如余少時一旦
余遠歸漏下二鼓見中庭有光登堂則慶兆持
燈老母坐上坐旣作禮問之則曰兒讀書將返
寢遲此待之頃卽三兒懼然躍而前繼卽二兒
懼然躍而前問何懼曰兒書工完矣母子夫婦
不相期而見遠歸近歸作書生家風至樂也每
憶之亦足解頤余癸未成進士授徽之婺源令
婺故繁戴星出入慶兆蚤起晏寢侍巾櫛饋食
躬操舂爨勤紡績種蔬菜衣補綴之衣食麤厲



之食悉如微時嚴庭戶關鍵以助余庶余遇焦
勞有難色則言懷與安寔敗名願勉之遇大獄
有憂色則言罪宜輕法無盡也每每知大體有
學士大夫所不能及者夫始而助余學也繼而
助余仕也奉老母助余孝也課諸子助余教也
爲女而貞也爲婦而賢也富貴壽考皆所宜有
方沾祿三年壽五十而止何也及病革問之則
曰我不死我無所言少間起坐而逝哀哉慶兆
氣度從容遇事周詳有心計雖未涉書史多默

與道合善記事歷久暫毫髮不爽各庄租入余
不及與但以數聞歲時脩祀甚虔諸器具必親
滌香燭酒醴粢盛肥脂必精潔賓客燕饌必豐
嚴事尊人行待卑幼以禮遇內外屬人有恩計
聞通族無問長幼貴賤皆流涕可謂死之哀也
初慶兆歸余時余女兄在室夢翟車中緋帛五
尺書金壽字其上姊妹行私相解謂緋帛金字
爲休徵五尺則數短也余庚午見錄報聞老母
即夕夢與之同飯三咽而止問之則留與後人



老母夢中自解謂婦當食祿三年也余大計寓
京元旦之夕夢慶兆僵卧滿面黑靨膚理縲然
層起既寤覺憂之比余南返爲言黑班發遍體
旬日復沒余甚異焉恐與夢符非祥也三夢者
皆未言已而果病余逆知不起矣潛與老母言
之老母潛然淚下亦言曩所夢如是以赴任時
計之食祿正滿三年不加多寡又相符也後余
歸女兄慰余亦言曩所夢如是食祿于官與壽
五十又與夢符焉此豈非命也夫豈非命也夫

生嘉靖丁酉九月三十日歿萬曆丙戌十月朔

五日子時男三人長尚夔娶白沙王氏繼娶何
氏王氏次尚伊邑庠生娶蚕城吳氏繼娶鄧氏
三尚傳娶東壇熊氏女一適五溪丁立命司馬
南溪公之孫邑庠生孫男十人建璋建璜建
珍建球建瓚建珩建璘建珂建瑚建璉建珽建
璉建珽

孫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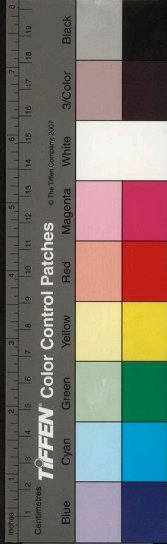
之原以余婺源令秩滿馳

墓在沈岡紗帽山



有禮類于儒生因嘆曰而父生而男也可以亢
吾宗惜而女也未免外嚮也以余能知之頗沾
沾自喜余自是益重之居有間適舊游二三生
強余講業永寧禪寺偶檢笥書得貞孝姑傳有
再從兄卿問之異其事相與據案同讀未及卒
業而季弟家計至女以烈殉雖經死矣夫其大
節彰彰固足以表于世而其閭行嚴飭處死有
道不忍使之湮沒無聞也因撮其梗槩爲之狀
倘得名公鉅人爲之傳且銘則可以聲施後世

而傳之不朽矣狀曰萬會貞者新建邑庠生萬
國隆女母趙氏產病危甚余妻江孺人代舉之
將抱爲已有以余應會試命之曰會尋母趙病
起復歸乳焉余母太孺人固明習書傳而是女
聰穎異於凡兒憐愛加諸孫一等甫髻教之句
讀楷書及紡績針綴之類輒有所恃輒得其解
自是益貞靜馴謹壹意奉教獨坐一小樓足不
常履地惟二女奴給事使令飲食且暮執女紅
暇則誦說孝經及諸女傳見賢節顯著及疑義



積以問余及余季弟族以內諸婦行有能甘貧苦志必極加恭謹事父母至孝問膳寢斤斤如也曩余以言事忤時舉家皇皇女私謂余季弟曰丈夫立朝職盡職言盡言生死以之仲父能盡言即不免亦得其所矣何懼也余季弟以兩男攻苦數每奇因與其母間論世間榮枯事女從旁解曰爲所當爲求無愧忤則已何必人貌榮名哉余季弟爲其擇所歸得鄉賢南湖胡先生之孫欽恭遂委禽焉閏癸巳三月有傳胡生

不利者余季弟念是女重義不遽與聞聞則慮其毀傷生也然女素警慧驚疑于父母容色間每詰問不得所以淚下如雨日不再食比計來則號哭幾絕日夜呼天不輟水漿不入口檢笥中裝納置聘書聘飾以鍵鑰屬之母囑曰此不與人俱朽者亟返之即易縞衣求臨喪太孺人慰曰行可容易湏計而後往女卒應曰古人有爲此者諸婦相解曰汝女也身未有歸尚可待女曰安得爲此言柰向已聘矣身固屬之矣孺



子朝以死則宜夕以從夕以死則宜朝以從敢
二心乎且人生光景幾多時也間有後言異其
所爲者女曰我淚下自是不能止泣自是不可
忍即以百口爲解奈我心不可解何諒我心者
父及仲父耳余季弟知其意已堅志已決亦從
更之曰兒是真心正義哭之是也顧胡孺子弟
妹俱患痘未起當有所忌且遲之又一日胡使
來囑母問其詳對殯已出葬事襄矣女曰少禮
少禮何不待我居廬一哭余季弟又慰曰兒不
必去爲汝計處以終純白古有共姜守義亦在
母家豈不聞之女不荅亦不諾泊暮同母坐幽
室中母忽聞遺簪聲遣女奴舉火覓之女誑曰
銅飾也事可已母知其爲金檢以還初不知其
棄此與世物辭也惟防護不懈又一日女晨起
伴爲適然之意理髮整衣令人無疑心然梳鈿
簪珥悉毀而散之塵土中如視瓦礫二女奴問
故但曰置勿用也二女奴亦不解未以報聞父
母有間飯至父母強之食女亦強食三咽三吐



女奴以茶進則揮之去曰漱我以清水也此其
意終不餐煙火味惟勉承父母意耳時母病在
床猶就母問安否母温言慰藉覺有婉容隨曰
負父母深恩母曰何言及此女曰曩時千心萬
心擇聘今皆枉用奈何坐少頃曰欲得自在就
嫂氏嫂氏微言覘之又曰人生光景幾多時百
事盡屬空耳有義有命豈能由我因給其嫂曰
我吐未盡坐卧不能安起而去二女奴不相離
一則遣之視茶一則遣之傳餐潛至樓上相待

之迈方頃刻倥偬追尋已經而絕矣其卒也日
方亭午立而化面目如生考之方書未有絕徵
皆以爲可救然卒以不救天與之全節也距生
萬曆丁丑二月初三日歿癸巳三月二十八日
年十七歲七世祖均文

徵聘不受官

賜勅六世祖原貞

徵聘不受官

賜御書今書



勅猶存原貞生崇廣崇廣生子金子金生海皆處士

海生

贈文林郎知縣楠楠生國隆是爲會員父隆兄第三
人伯兄國彰仲即余女視伯兄與余猶視余季
弟也女間中懿事多隱約不能具論大都其志
潔其行芳疇然不滓與世之汶汶者繇致異矣
倘亦彤管中之瑋節特操與

仲父萬國欽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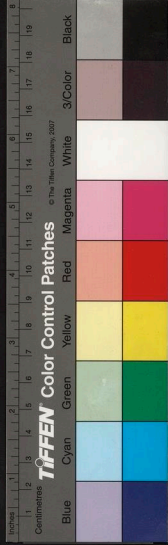
侄婦嚴氏行狀

嚴氏婦者爲余侄尚德妻也余侄常與余攻苦
力學習經生言常與鄧太史定宇爲莫逆交顧
余侄無祿蚤世久已脩文地下矣時嚴氏婦少
也能從一以終有栢舟之象焉余于族爲宗老
儻墮其懿行棄而不載是余之罪也夫于是搜
載往事記憶書之按婦世家凡山相傳漢子陵
苗裔也婦生而貞靜溫慮寡言笑氓嗜好其父
嚴珍爲婦相攸慎所許及得余侄以其秀穎有



異質遂納幣焉始余侄數奇連不得志于有司
婦旣于歸家徒四壁立未嘗色愠操績操炊與
共燈火徹子夜無寐助之誦讀學旣成學使者
及郡邑長吏三試之余侄兩舉首焉婦未嘗色
喜也助之誦讀如初時居無何余侄數復奇婦
常微言慰勞之而勤苦益篤歲甲子將大比士
余侄聚精于文藝一夕邁暴病殞矣是時翁姑
白髮如練耄且昏家不滿斗粟手抱三歲孤操
績操炊待旦夕命蓋瀕于死也者曾有里婦問

易節事婦正色厲聲曰吾死分耳所以不死者
二老茆煢無所依萬氏不絕如縷者此兒也吾
不忍即死將遲遲待之豈愛死者哉不者吾將
披其面與之俱死自是人不敢有異言旣數年
翁病痢床箒穢彰甚相近且難之婦侍湯粥扶
寢起不離側洗滌敬縵日以十數易經五旬時
無幾微怨尤也歿則具棺殮殯葬襄事一無所
苟嗣後姑復以痢歿逾時旣久婦即其所事翁
者事之即其所以殯葬翁者殯葬之雖賢才丈



夫亦以爲難也通邑號余里爲水國人不飽糠
粒者十歲而八九婦惟啖樹皮嚼野菜恃饗
恐饑而待孺子之壯強而生耳鄧太史念友誼
余念族誼時問饋之其貧也如是然猶簡所稱
貸畏人知焉孤稍長則督之就塾曰而父遺書
在也即家世福薄富貴非所望而明禮義行善
事所宜勉焉迄于今孤成立自植不墜家聲者
以婦之教之力矣居無何孤罹危病幾于不起
婦垂涕叩余曰媪數十年艱難辛苦爲此一塊

肉耳倘天命不佑將與之俱余以天道報施善
人解之爲求醫調治幸有瘳未幾婦危病余往
視之婦叩床祝曰媪未亡人也今死後矣媪惟
謝叔翁及鄧翰林待緩急也下將爲報也至病
革令兒媳勿以色衣殮乃屬纊焉婦生于嘉靖
丁酉年九月某日歿于萬曆壬辰十二月某日
子一即孤建祿娶王氏初余侄歿時婦年方二
十八歲于令甲宜旌且其賢其孝若是非但苦
節自貞而心使君朱公郡邑長吏何公戴公



表之宅里直指秦公賜之布米皆勸善而勵俗
也余不敏因載其事略俟觀風者採之以
上聞焉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四終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五

侄尚烈校刻

雜著

書二烈遺事

萬木鄭山世居新建之城頭二人秉信仗義行
誼服於鄉間有節俠風結爲刎頸交正德間寧
庶人濠謀大逆奄人校尉橫行四出籍民田產
收召豪強不附者縛之去木與山一日捐財貲
椎牛置酒大會鄉父老子弟號于席前曰國有



表之宅里直指秦公賜之布米皆勸善而勵俗
也余不敏因載其事略俟觀風者採之以
上聞焉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四終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五

侄尚烈校刻

雜著

書二烈遺事

萬木鄭山世居新建之城頭二人秉信仗義行
誼服於鄉間有節俠風結爲刎頸交正德間寧
庶人濠謀大逆奄人校尉橫行四出籍民田產
收召豪強不附者縛之去木與山一日捐財貲
椎牛置酒大會鄉父老子弟號于席前曰國有



常主寧容此反側竊據我土地虜我人民濁亂我皇綱乎諸君請如約舉義立營爲扞禦計不如約者以軍法行每家三人籍一爲兵多則倍少則減每十人簡其一爲間長十間簡其一爲黨長十黨則山與木分統之每晨夜點閱巡警一支由東路一支由西路約會兵于某處戈戟必其精銳旗幟必其鮮明金鼓砲銃爲號禁絕一切奸細不識面者綁之究其孰爲戚孰爲友必識認始解綁衆皆曰如約居有間寧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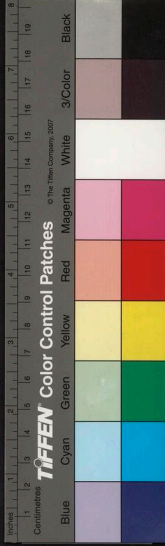
遣心腹用事充旗牌官謝重一冠蓋洋洋帶領兵校數十越關闌入都籍民產盡重一爲鄰鄉劇奸揆進助逆者巡兵相遇輒拒敵諸校尉解散擒重一押匣空倉中麥養奪其馬畜之空廐居七日令塞兵各舉葦一束置于張睢陽遺廟壇場前出重一併其馬生焚之烈焰燭天兵士氣張甚無不人人一當百奄校震恐里中晏然編氓安堵如故久之塞兵亦歸農山與木亦謂此後可保無虞矣一日相約出鄉收責田租錢



飲于江上適寧府劇盜凌十一閔念四等剽掠
江湖歸舟過焉向欲洩前忿不可得有校尉識
之指二人爲某某也遂趣之入舟持見濠濠曰
常聞鄭山萬木矣今日山要崩木要倒問山曰
爾軍籍是我家奴其先以何事遣山應曰周王
謀反校尉充軍濠忿曰這廝好無禮肥宜烙喚
火信信以鐵烙批其腹背膏血濺木面膚併懼
之挾其附已也復問木曰產何爲不與我籍木
應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百姓世食土而供稅

朝廷產非大王所宜有也濠忿曰這廝亦無禮瘡
宜椎喚火信信以銅椎擊斷其兩足股二人立
斃夫山與木皆受屨之民也未常食祿就職又
未有官司程督而乃倡義拒賊以死勤事倘亦
有田橫之意乎惜其時兵燹殘破瘡痍未起無
有以其事

上聞徒傳之父老遺言耳夫世有豪傑勇烈忠義
如此行道之人聞之爲垂涕悲愴志士仁人寧
忍使之湮沒無聞耶因爲之記其事俾采風者



指祭時言非永也詩謂永言孝思孝思惟則非
純孝孰當此乎夫遺像者摩其面目膚髮器宇
丰度與先人相肖者也見遺像猶見先人似矣
然彷彿間耳非其真也即巧手國工能必其面
目膚髮器宇丰度一一不爽乎果不爽焉亦烏
圖滿紙有爽焉者果尸而祝之耶抑于心未安
耶何也像者傳其形不傳其神思者與神遇不
以形遇先生之永哀也永思之也然所謂神非
聲氣非魂靈非有所憑先人之意向心術光明

正大者千百世不可磨滅與後人相感通後人
思之思之永則神通之神通之則神遇之至與
神遇則高明如父沉潛如母蓋則而象之矣此
之謂肖子此之謂踐形豈必面目膚髮器宇丰
度與其親相類乃爲孝乎先生行成于家教成
於邑子弟思至此成矣詩曰綏我思成者是也
則至此端矣詩曰鮮不爲則是也昔者老萊子
以暮年衣斑斕彩作小兒狀怡歡膝下世以是
稱孝直不知比于終身而慕者孰至孰未至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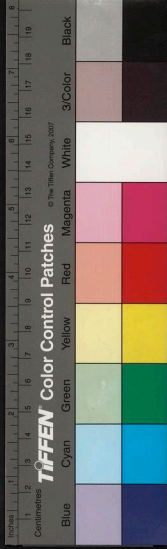
讀熊孝子傳

孝子熊智余里中人也客于劍門遂家焉余以
言事謫判茲州問俗編氓得孝子剝股狀孝子
即異世余欣欣想見其人有子曰孝弟也者其
爲人之本與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夫仁者何也即孟子所謂不忍
人之心者也即易所謂生生者也夫人孰不欲
生故生吾身仁也而生親之心有甚于身則生
其親亦仁也彼其當母氏顛危隕越之時求醫

先生即不得從衣彩之列然垂老而慕不衰要
無愧于舜也已



則醫不效禱神則神不應其勢誠急其情誠切
其心之痛有甚于身之痛心神貫徹血肉痿痺
視棄其股猶遺土也蓋不仁于身而仁于心不
仁于已而仁于親其能忍乎哉昔王祥之卧冰
孟宗之泣竹皆足以動天地而格鬼神蓋誠一
之驗也是故股可割而身不死肉既羹而親可
生母子重見庭闈如故奚論王孟哉蹈仁而不
死亦既大彰明較著矣此生生之道矣彼解者
謂理常存心不泯者迂也雖然臣之事君猶子
之事親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事親之道委質
策名有死無二此事君之道余因以自勗云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五

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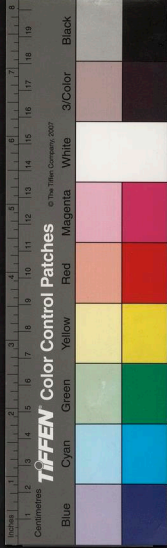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六

侄尚烈校刻

詩 五言七言古

中秋後五日涼飈薦發朱汝虞明府惠衣二襲
以詩代謝

遊子行不返秋深滯浦陽鶉翎奏褐洞蛛網納衣房
貂盡那太息舌在更何傷蒯蒺着兩肩冷然發清商
一夕涼飈來蕭颯生長廓糾糾葛履者翻念客無裳
慷慨仗高誼署中舡空囊驅吏向西來手持綿素雙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五

敘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六

侄尚烈校刻

詩 五言七言古

中秋後五日涼飈薦發朱汝虞明府惠衣二襲
以詩代謝

遊子行不返秋深滯浦陽鶉翎奏褐洞蛛網納衣房
貂盡那太息舌在更何傷蒯蒺着兩肩冷然發清商
一夕涼飈來蕭颯生長廓糾糾葛履者翻念客無裳
慷慨仗高誼署中舡空囊驅吏向西來手持綿素雙



嗟子久行役支機誰七襄解衣分寒風骨肉共相當
令人懷擊筑一息九迴腸願從結襪子生死永相忘
夜夢丁右武年丈劇談因詠以記時事

昨宵右武子到我夢中來正襟相對坐日曉天門開
言下意可了鏡洗我靈臺靈臺發清光一照無塵埃
俄然清夢覺千聲喚不回去有神交者此語復誰猜
飛來峯寺

上有飛來峯下有飛來寺二有同歸幼峯與寺何異
我信造化理有妄即無據既道可飛來何不復飛去

贈仁邑文學梅閣子二首

巨靈震春聲聲動蟄虫驚潭花捲飛水化作商家霖
蒼生拍手歌歡聲達帝京始知神物有時起一起四
海賀平成

鯤魚展尾三千里一吸可盡北溟水凌鱗駕霧轉南
溟俄然一日大鵬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兩翼雙垂蔽
秋空我道此鳥世間有時來好展英雄手

贈隱士

陽江清淺勝揚州碧天一色落江流柴門半掩理漁



遺集 卷六
釣孺子滄浪歌未休好把歌聲洗塵耳浮鷗逐波沒
且起夜來醉卧一扁舟隔斷紅塵三十里

五言律

以言事謫劍出京別諸友

北闕辭明主高堂奉老親本無經世策空作上書人
勲業看吾友安危在此身邊塵猶未淨何以佐昇平

宿永靈寺

端居絕塵想寄興懷遠山鶴與九臯適鹿宜豐草閒
行藏萍梗跡名姓馬牛間慣我耽雲卧朝春未啓關

同盛若華年丈夜坐二首

一尊當淨夜明月照雙襟憐君舒蒿目媿我尚蓬心
事去猶存古囊空莫論金當歌宜自惜世俗幾知音

其二

飄泊江湖上而忘失路人雄心偏拗命賤子自能貧
道以迂疎重交從簡淡親賈山真我事與汝共爲隣

別吉州陳爲霖二首

意極不能別湖平暝色收易消船上酒難捨月中樓
漁唱猶堪聽芳蘅不可求興闌思起舞錯落看吳鉤



其二

野浦平於席離歌動客愁長天下遠水白月落深甌
良劔人應惜明珠暗莫投遙將別來意併入大江流
贈姚洞陽二首

中吳有高士四海讓名流目瞬人間世神完太古丘
賈生頗作賦王粲獨登樓我亦狂遊者雲將肯語不
其二

連人古來少章貢乃知公宇宙間胸臆江山剩足蹤
詩名擅百手譚咲賓千鍾詎足天下士尚追孔孟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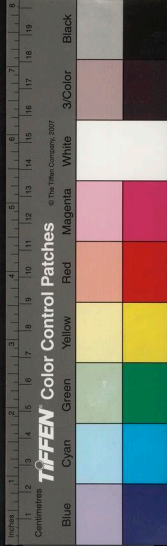
贈外郎轉考

詩禮傳家遠長祥發上游雄心在經濟渠肯任沉浮
舊績昌熊畧新聲到鳳樓莫言勲業異當作况蘇州
別陳惟直二首

對面意不盡長風催客舟歌聲終夜冷劍影萬山秋
星聚移天象斯文屬太丘螺川有逝水莫惜別南州

其二

澤國競南風芙蓉飛亂紅江山岐路異燈火夢魂同
吾子何搖落蒼天自化工難禁論離索復聽隔溪鐘



淮安同蔡儒施全上人泛西湖步金牛墩二首
天濶浮空淨支願淮水頭湖平連白馬風惡撼金牛
逸氣摩青漢禪心對小甌采蓮猶未歇况復論僊遊

其二

相依調卿士結伴蔡中郎棹聲宜暝色荇葉助清觴
長咲催孤鶩悲歌扣短舷野人渾未解拍手咲吾狂

贈翠巖上人

公明行足說法妙高臺白象三年轉青蓮十丈開
過從因問字坐久欲生苔莫謂黃樓後於今鮮辦才

浮玉別香林上人

楚客易悲秋那禁向惠休百年抱奇好此日動離愁
中冷足泉味海岸待蓮舟皈依真我事天地有滄洲

浮玉新秋

新秋初立夜旅况忽凄然賒月閣中醉賣月巖下眠
燕哺催出社潮漲欲兼天感極易陽去沿山問客舩
贈畫士少川熊子

造化羅胸中風生筆陣雄泉流疑觸石寺古若鳴鐘
信手排山岳舒眉見悴榮不因吳道子何處見天工



贈太平菴天峯上人

虔南豈匡麓如何有遠公
情塵破幻夢智覺了衆同
見性知無欲降魔已有功
扣關時問訣無語指崆峒

十八灘二首

水落石群出纍纍漱泉聲
淺深恰受艇楊柳如奏鉦
禹功留險阻天地示安傾
舟子好把柁縱橫任汝行

其二

二九灘溪急灘乾石出頭
長鯨吼巨浪鐵騎截橫流
神鞭那有力精衛豈無愁
禹也今何在悠悠思未休

舟中遇雨

山雨洗石壁江雲鎖暮船
聲聲助湍急點點射蓬穿
不憐湖海客偏應立冬寒
倩問南來鴈家書傳未傳

宿太平山三首

長雨瀉空谷更深眠又闌
雖然離舫艤復覺枕溪灘
雲舍知何處萍踪杳未還
分陰猶可惜長執寸心丹

其二

連雨迎冬立重來客上方
聽經仍法樹習靜試禪牀
造化時舒慘人心自顯藏
惺惺隨夢覺高枕卧羲皇



其三平聲

孤燈深更明三人同牀惺惺簷前傾盃殷堂中菩提靈
虛空知天心浮沉任身萍無言叅禪機何須升蓬瀛

見燕

冬立秋已盡石燕胡不歸裊裊拂雲起忙忙掠水飛
恍如羈旅態豈爲主人迷好與征鴻約春來正及時

郭望

城北山連屋城南水遠扉珠方重鐸至樓觀瑞煙飛
夜靜關鳴柝寒催婦搗衣佳氣明雙睫秋深花正肥

野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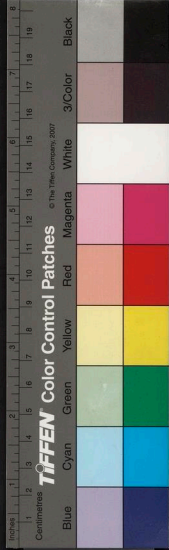
四野蓋青雲家家農事殷田平千澗谷山黯萬烟曛
雜卉侵眸亂好峯當面員剩有蘭亭契臨池思右軍

曉望

燭龍飛報曙山麓隱鷄聲寺向地中湧天從海外明
霞拖紅錦麗雲簇紫蓮橫曉發瞻佳氣乾坤滿界清

晚望

返照翻江壁西風吹暮林海螺催路晚野鳥喚山陰
有客來同調操絃謾對斟中原幾兄弟石坐欲更深



五言絕

逢仙徑二首

小阮經尋慣，劉郎今又來。相逢仍舊識，更事覓良媒。

其二

道人駕小車，願我不能去。我便問真機，相向更無語。

望月坪二首

弓彎時論虜，鏡判不言家。子夜狂歌發，呼童旋煮茶。

其二

酒煨宜邀酌，瓶輕且漫歌。山中嫌夜短，留着醉嫦娥。

蟠桃塢二首

看花宜上苑，啖實得金莖。不見西王母，但見東方生。

其二

萬劫何如起，開花落子時。世人愁寂寞，若個有誰知。

卧龍泉二首

老僧妨擲杖，壯士遜磨刀。獨有南陽客，從容海上敖。

其二

噴珠山雨發，笛奏谷風生。法鼓初醒夢，俄驚天上聲。

馭風臺二首



列御返旬初永升讀書處只在此山中搖搖微可茹

其二

大塊初噫氣南華正畫風振衣招老衲縛住樹枝中

湧金屏二首

屏前奏玉堦屏後列星台孔雀躊躇立含翎未敢開

其二

停驂存地步起眼見天門真俗分中界紅塵不得渾

起雷壑二首

月昉當夜半默坐見天真不可高聲語忒驚山下人

其二

山後雷聲霹山前雲影移老僧看龍泉問予飛不飛

招雲洞二首

分明瞻太乙指點問河魁會合知何處從龍到上台

其二

愛國頗看日思親獨上臺山妖休入夢不是楚王來

浸星池二首

天河傍紺宮四七貫當中池前作賦者筆補造化功

其二



彼岸更何如渡之湏用筏妙悟越河沙當面青蓮發

出天峯二首

青北定盤針何湏此外尋四禪無着處便是自家心

其二

日月旋磨蟻乾坤插翠標最高能着脚萬里任飄飄

七言律

登劍閣

大地鑪錘山作劍雙懸白蜺倚亭傍風來驚動床頭
夢月上搖連匣底光世事不平看髮指雄心猶在引

孟長應知神物山靈護千古龍文一壑藏

入劍門

天設千將險莫倫貔貅猶在此中屯雌雄並峙龍爲
友南北區分鐵作門萬仞光芒輝日月兩行殺氣重
乾坤誰能獨倚崆峒上淨洗銀河報至尊

登重陽亭

重陽亭子冠山端不遇重陽也壯觀雲起卧龍秋是
雨風來鳴鶴暑偏寒客懷未覺金僊遠世業那禁蜀
道難聞說風流稱蔣侑至今真賞幾人看



四川少試中秋夕作

棘垣涼浸夜光澄
畫角聲喧白帝城
不有塵埃成障蔽
依然斗轉自參橫
唐虞總是清明象
洙泗無非諷詠情
吾道能弘隨處好
莫因窮達負生平

贈王相士

病骨脩髯山澤癯
非樵非牧亦非漁
杜門不問行藏事
開卷惟耽釋老書
造物有形成拇指
吾生何以謝蘧條
應知大小年相似
菌蟪靈椿總土苴

寓招隱庵

客到淮南已倦遊
長河猶自帶聲流
白雲縹緲千山外
祇樹幽幽萬木秋
歲月不言看短髮
乾坤到處是滄洲
莫因風雨催遲暮
且伴閑僧對水鷗

五月五日病寓招隱庵

五月五日雨生烟
愁絕江南路幾千
石榴妬濕不欲咲
海鶴交寒祇自憐
何處得來蒲九節
呼童且蓄艾三年
道人病卧鯁人國
只有青袍當藥錢

高郵道中

澤國蒼茫一望渾
中原風景向誰論
波翻鳧鴈爭



樹水築漁家盡閉門多是蛟宮藏罔兩誰能赤手挽
乾坤長沙賈賦空腸斷遮莫斜陽強對樽

淮安失水

淮水茫茫觸石尤先生烏有爲吾收王孫猶自依芳
草漂母於今獨古丘謾說延津驚躍劍猶愁海叟對
忘鷗莫孤蒲架蘭陵酒醉倚春風十二樓

憶丁右武年丈

南北風塵摧蔽裘庾公無奈獨登樓身安作客過三
夏夢慣依君到九洲草木不言驚歲晏泥金何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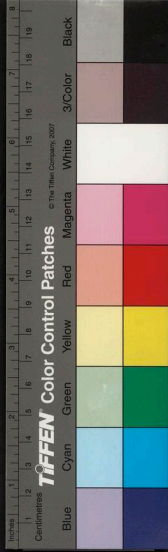
蟬頭臨風無限相思恨吹向漳南浦地秋

謁岳武穆廟和邵二泉先生韻

長驅瓊幕淨胡埃勛業巍然列將臺自謂旄頭將北
去那知班詔又南來孤忠竟殞英雄恨青史猶存正
氣開天暮西山欲啣日玄猿聲斷不堪哀

謁伍子胥廟和前韻二首

朔風吹雪淨塵埃古廟蒼然聳翠臺霸業雖知隨世
遠忠魂猶自駕潮來嚴霜落木千山冷烈日當空萬
古開水滿吳江襟欲濕漣漣兩淚向誰哀



風淨山塵無半埃超然獨上子胥臺忠魂不化鴟夷
在吳苑丘墟西子來孤憤自甘賫志沒奴顏那肯向
人開江流不盡沉淪恨激起潮聲晝夜哀

過富春臺

東漢于今仰釣臺幾人曾釣富春來清風自是天星
動抗志那聞諫鎖開願對長松閒歲月人于塵世隔
蓬萊扁舟直向清潭下端爲先生一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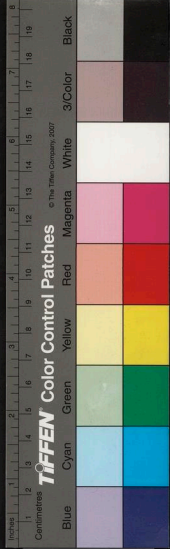
登吳山二首

直上山頭意暢然人間別有一秋天清泉浸草深于
染怪石默松青可憐氣逐鯨鯢凌海島心忘塵劫巖
雲烟不知身世成何事拍手高歌正氣篇
尋勝環山頂盤旋坐石屏林聲鳥語度樹色紫雲凝
地引丹心迥風吹兩腋輕凌虛問僊子何處是蓬瀛

贈藥賈人同舟西歸

海上風來李郭舟月澄波影淨如秋半空霜氣啼寒
鴈萬壑潮聲撼晚樓我倚蒼龍歌白苧君騎黃鶴上
揚州尊前盡飲非吾醉爲喜風流結鳳儔

贈劍邑文學熊慕溪同舟歸



遺集
卷六
三
長帆鋸浪雪花飛寒鎖玄猿不盡啼造化無心看柳
色陽春有脚報梅知桐江野水雖堪賞麟閣勛名好
自期莫怪歸舟妬風雨白雲已在玉關西

登金山三首

高閣江寒清可憐江南江北氣蕭然金鰲鼓浪飛雙
峽玉疊浮雲散九天月到瑤臺聞廣樂風飄閭闔引
爐烟何須更問楊州鶴已是蓬萊海上仙

水國危岑倚碧空潭花兩岸送飛蓬古書充棟占青
壁老劍搖波吸白虹濤起雪山堆海屋月明璃鏡破

鴻濛任教風急公無渡此地全收大禹功

一樹青蓮江上開分明佛土震東來大荒層閣摩千
丈天上重扉望九垓石柱風回愁鶴鶴海門日出淨
塵埃凭高漫自歌黃鵠興在青霄數舉杯

贈金山秋亭上人

山月平分江上臺何期玄度得重來洞門無雨春常
鎖貝葉蓮雲花自開風浪不妨僧入定松筠應許客
還栽道人剩有林泉興好待秋風掃上苔

十月二日往顛吊紫翁劉老師太師母



南浦登舟往吊虔薄雲淡日近秋天侵來遠嶺皆來
望如意好風都上船鳳渚沙飛今日雪牛洲草損昔
時烟行行柘舟重携手一束生芻兩泪漣

宿峽江

峽江城外宿孤棹興倦登臨緩步回新月舒眉看我
飲危山翹首望燈來誰家兒女競歡咲彼岸孤鴻自
叫哀共擁篷窓各無語晚鐘分付莫相催

舟泊泰和

灑灣水急楚帆遲天暮慘黯練雪時一牧吹笛背日
去兩漁舟縮分風歸青山有氣凝霜宿碧水無塵見
鳥飛意古吉地多賢者從頭屈指不勝思

宿惶恐灘

孤舟夜宿惶恐灘高水急聲潺潺恍疑山倒瞿塘
峽不數灘來完海關牀脚癡僮削正穩城頭起角夜
將闌旅懷百結無能解明月如何不下山

登望江樓

望江樓上望江流二外平分一色秋東起曙光籠畫
艇北京蒼鴈點沙洲開襟懸欲吞天地吐氣真能射



斗牛盡日凭欄無限量乾坤事業屬誰收

七夕朱汝虞明府觀兵海上有詩見懷依韻奉

贈

秋容蒼翠拱層阿爲待清朝命吏過道路有碑星作
福庇儔無女鵲爲河旌開岐島風雲合隊列貔貅武
勇多海上不波征鼓息將軍何俟製饒歌

遊金山寺

水上青山山上樓芙蓉一片帶雙流空中簫籟鈞天
動江面亭臺屨氣浮已有龍門排砥柱可容鼉窟蕩

扁舟相逢莫惜凌虛賦好把葱蕪對席收

毋氏花園

名苑奇花對席開恍然身世在蓬萊雲橫劍嶺嵐光
下水遶文溪秀色來鄭谷好文多逸興鹿門大隱有
仙才吾今亦欲遊朝市家傍柴桑菊已栽

七言絕

題梅贈侄思文上春官

彤雲冉冉帝城高玉樹芳妍染絳袍知是調和元有
待先催春色到林臯



遺集

卷六

贈侄思文之任建昌

失水口號

古書三篋足行囊
向怪青藜光未長
昨夜浮槎渡銀漢
黃姑爲我洗縹緗

過金扁担

赤壁飛來越水東
痕橫金擔嵌芙蓉
却思八九圖書數
都在先生一畫中

